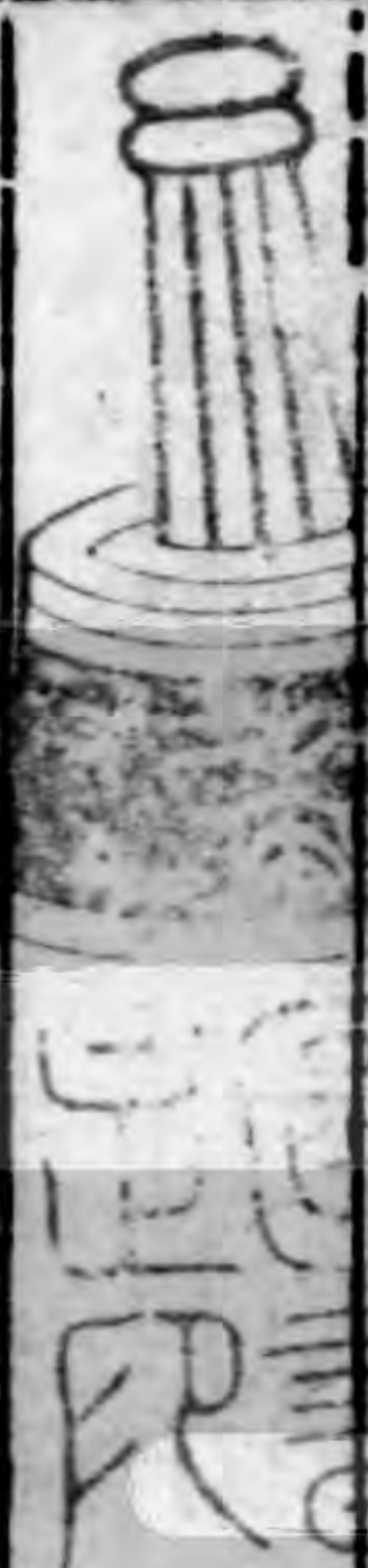


自知堂集卷第十二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墓誌銘

衡門人朱炳如校

明故山東登州府學教授后山黃公墓誌銘

公諱豐字克誠姓黃氏宋末年有諱之復者自福之
永福徙家于閩遂世為閩仁豐之義序人數傳而至
麟子麟子公高祖也洪武間舉明經知磁州有名遷
刑部員外郎曾祖與祖雍字汝和起從事為雙城巡
檢後贈承德郎工部主事父寰字世則以有德行聞
然終身不仕公質精敏生八九年端緒即見比於成

人以從子從進士雋令武寧武寧君愛而教之公遂好覽記至于忘歸武寧君愈益以爲賢故嘗窮春秋得其微妙因不授弟子傳公公旣奮精三傳而又受家學得以專經仍世年十七然後歸中道而聞母方氏卒公號泣走千里噉然呼曰嗟乎寃哉不及見也困欲絕者久之喪已免而憂憾不釋旣而思揚譽以顯所生仍就學附離群經辯析百家踔厲風發志在爲百夫望而薄視家訾娶于陳陳故稱饒因厚嫁女歲時遺金帛所來公輒歸之公家曰推所贏與二弟鈞且無令以財二吾心進取稍不遂而公不肯游膠

庠每以儒士應徵言吾家伯父溫叔父雋從兄禮其見舉也皆未嘗入膠庠云由校官弟子起家非偉男子事其挾奇氣如是提督學校韋公閱士得公大異之因曰可爲我領一庠士公時累屈意不第不得已游庠稍棄奇務爲醇和而聲問彌廣後進之士爭以公爲師但承公講授開化者其爲文詞迥異儕列弟子凡數十人而得其宗者公雅稱大義虛窓陳公達後仕至都御史正德丁卯公五十餘矣始舉貢士射策甲科不中中乙科署山東登州府儒學校事公揭德甄材諸士響臻而尤以春秋學風示海上有童子

劉朝卿宋朝臣受學公所頃之以童子發解海上之人知與不知高其學用前功陞本郡教授公性不好苛禮而按登州使者以不見敬望公公義不取容即日投劾謝不仕歸歸而深自藏匿初自稱後山居士後又稱百拙欲以謝時之人凡貴人之堂絕不睹公之跡云嘉靖癸巳夏六月公以疾卒遡公之生天順丁丑至於卒之年得七十有七嗚呼公爲人少謁謁不群中歲稍平持藝淑人貌溫恭而中尤嶷嶷有立訖于有終不降其志誠可師已娶洋岐陳氏先公卒繼娶郭氏凡生男子五鉉錡陳氏出鉉錡郡庠生女于一仕招遠時以書屬其家人曰吾一女憐之願嫁穎敏者當爲官人凡子勿許後適扈與周倫今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孫男八漢渭潁法潮淋潤 孫女七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小山之原錡以狀來請銘銘曰 小山有巖滄其出雲不需其逢謂叩者群無曰卑斯彼泉則深鉗之桔之以勞士人嗚呼井之不食旣終用汲膏而或屯利其後昆

明故承直郎徽州府通判後溪黃先生墓誌

銘

後溪黃先生者處州遂昌縣金溪之東川人也諱公

梅字鼎叔以嘉靖丙辰二月十四日卒卒之四年其孫學伊隨其伯父侍御公中來京師適汝楠亦以謁銓會侍御公都門下學伊造汝楠請曰後溪先生吾大父也葬未有銘今幸見先生與侍御伯父實同年友請先生銘并以狀致狀則其從子景賢爲之按狀則先生有倜儻非常之遺風焉固宜銘汝楠不但與侍御公同年先大夫夷軒公蓋先生同年友也先大夫在南雍見汝楠於先生纔十餘歲先生特見器愛契闊死生之感又烏忍辭銘狀曰先生之系自遂昌沂其遠祖爲光州固始人初遷於閩浦城之溪泉也

自唐上元間諫議大夫諱鼎者始宋政和間以諱元者贅金溪祝氏因再遷金溪乃占籍焉六世祖福建路茶監提舉愈之生道傳暨襄陽同知道俊原照以道傳子爲道俊後生文坦文坦生鎬鎬生鳳爲先生父母朱氏繼柴氏應氏毛氏庶蔣氏柴生兄公旃應生弟公柵而先生則蔣出也先生自童子時負穎姿異氣不與常見伍稍長念科第可指取聞四泉唐公講易蘭江即囊書從之爲文倣依其師蚤馳文名督學五清劉先生按郡先生以儒士試冠其曹補邑諸生又聞鄞白厓包公持名爲經師輒又往師之得如

其文奇突馳縱明年壬午與包公同舉于鄉實嘉靖
元年也試進士不第遊太學時祭酒爲安陽後渠崔
先生崔先生文雄館中以是諸海內才蘊之士爭來
事崔先生每監試奇先生才諸才蘊士咸嘆服焉無
何邁蔣孺人憂歸東川又六年壬辰父鳳卒先生連
邁憂襄大事不願復以舉子業上春官試庚子謁銓
授通判徽州事地本巖郡多豪賈大姓尚氣喜鬪爭
連染間至數十年財賦且多積逋先生嶽嶽負才氣
日斷數十案如流而催逋輒應聲而完名稱大著巖
郡中都御史兩洲王公御史松巖符公上其政旌

嘉之然先生雖負才心坦如也每憤郡縣吏爲按部
拮據微罪雖以此得大官不爲會有當路密屬先生
搜旁郡太守隱慝者先生曰太守實無罪何組織之
爲遂拂當路意因中傷先生竟以公論止議調郡先
生曰一官左移即可去矣遂欣然歸向金溪而郡之
冠蓋惜先生發追餞文溪蓋不可數可以觀人心焉
先生歸絕跡城市即東川之南則築松桂草堂鑿小
池樹碧桃其上因名爲碧桃深處日吟橐橐不絕因
闖入詞奧其草堂詩鄉人爭傳之著後溪漫稿以自
適焉先生尚慷慨重然可善料成敗比於古之策士

惟意氣不少降親貴有過慚慚絕人或面叱之兩顴
頰色義不苟容如此乙卯冬月候從兄封御史小山
公疾殷勤訣別無何亦卒先生生弘治癸丑享年六
十有四配華氏同縣散官崇貴翁女生正德某年月
日後先生一年卒爲丁巳享年五十四子男二長景
昭次景明景昭卒於郡先生歸家景明尋卒女秉莊
適庠生華鐳匝歲亦卒孫男一學伊景昭子曾孫男
一人女一人俱幼學伊涓某年月日奉先生暨華孺
人柩合葬大丘之西山嗚呼先生懷奇抱誼弗臻膺
仕天降家難復天其嗣子幸有如絲之緒一孫以續
天道微哉尚其俟之至於使先生不至於泯泯無聞
固通家子事也繫之銘曰 懿彼鼎實用之薄和羹
之韞空爾學佐郡歸與賦泉壑達人奇觀自廓落才
不盡施返其璞通家之子題幽宅於昭千年慰冥漠
明故太學生守齋張先生墓誌銘

守齋張先生卒之三年其子景星乞汝楠銘而葬焉
致狀來其畧曰先君少時沉靜穎默凝然坐一室終
日不移通尚書補郡庠弟子員每督學使者至閱其
文才之列高等至考識行又以識行冠諸生屢應試
不第卒業南太學時大司成廼增城湛先生方倡體

自矢堂 卷二 一六
認天理之教先君篤信以爲論學至此是無滲漏處
屏百家說專意嚮先生學先生嘉先君篤信陞上舍
仍令居觀光館領四方之來觀光者會流球國使梁
梓蔡廷美願詣大學習中國禮梓廷美皆彼國貴臣
子來習禮成始歸襲其官先生曰是誰可使化其夷
習折其貴氣者特命先君先君督教之能使諳曉禮
文而尤肅然知敬憚師長列諸生中莫能辯其爲夷
使先生愈用嘉嘆自太學卒業仍歸郡中遡爲庠生
時幾四十年志無他營惟教與學二事而已盛寒暑
手不廢書諸門生有貧者廩而教之不令其以束脩

爲禮暮年病篤或勸之奉遙授例榮一散官先君曰
吾力行六十餘年所求在得正而斃非爲官也且身
隱矣烏用藉好爵爲榮此可以觀先君已先君平生
無辯爭亦寡干謁所與游絕少貴人言笑取予矜慎
不苟中嶄嶄有立而外去觚角不以取名故不但貴
人寡交雖朋儕亦鮮能因先君器業而觀其內者於
南雍特見知於湛先生郡中則惟尊君大夫每謂與
先君契誼少雙繇大夫以所自蘊蓄者知先君也思
吾子髫年以大夫通家時拜先君牀蓐前先君力疾
與子爲禮退語孤曰此非几子也以先君制行辱交

且知於賢父子間則乞銘於子甚宜汝楠舉以告家君家君曰悲夫吾之良友是不可以不銘先生諱元望字德夫處士壽之之玄孫士敬之曾孫公啓之孫望江教諭懋之子其先自元末世居於湖州之東溪先生蓋生於望江故以元望名娶劉氏生子一即景星而選貢爲太學生娶潘氏生孫男文周聘陸氏孫女適包守績先生早受經學於仲兄給事中元良元良先在太學旅舍卑濕先生從學篤志不遑擇居遂釀病肢體中暮年成痼疾竟不起嘉靖丙午某月日卒距生成化己亥某月日享年六十八戊申某月日

葬於白龍山之陽汝楠嘗惟古之抱德巖穴者雖不試用士林宗之天下之士必著於天下一國之士必著於一國沒世而名稱久定繇其風尚厚而上志壹也世尚稍淆而趨舍不一則善人樹德未必翕然相師終身名實甚或湮沒不稱可勝嘆哉張先生篤學苦行不忝人倫之表跡其講肄不倦期於得正以斃曾一主教禮行於蠻夷之貴蔭其風可想矣然一鄉之士猶或不能知而宗之况遠者乎家君雅推獨契於先生而嘆先生名實之不稱然汝楠因家君之意而臆論之推宗之盛事在時可宗之實德在君子以

先生沉靜穎默持德愈厚而知者愈希此關時俗趨
向於先生曾有虧乎唯斷以可宗之君子亦或足以
副先生之實矣敢櫟括大意而著定論於銘詞用以
俟信我者銘曰有美含之而不試恂恂居鄉以沒齒
今之聞人異於是隆古之世稱君子生而知公或鮮
矣質之幽刻吁以此

俞端伯墓誌銘

俞端伯者歸安例貢生石谿君汀之子其母姓陳氏
我先太宜人則端伯母姑也陳氏嘗母稱太宜人曰
不啻生我故端伯於予雖姑表甥獨謹以舅禮事予

予初業舉子及釋褐時端伯少未知學然已知其具
志感慨蓋其家自富饒始落貲即憤然欲振其家至
予以行人奉使齊楚使道覲省端伯心以爲榮深自
刻厲嘆曰人生何庸貲哉雖饒貲等白衣耳因謝父
毋吾將從舅氏學時初曉屬文予以爲未有過人激
之苦學學歲餘予自荆襄歸端伯持文一帙過予覽
之弘深演迤有湧泉不匱之勢問誰爲之者端伯避
席曰不敏近所草就予大驚異因進而語之儒者之
學不但工詞經術世事無不淹該諸子百家之幾微
毫髮異於吾學亦必先識其故而後辯其非不宜粗

規彷彿附和影響自以爲學之至極端伯又矍然心動因問經籍誰當先講肄者予繙家藏書掇其篇某卷最要吾與子共勗之予別北上無何以員外郎持服歸自奔走道路迨於居憂倥傯迷亂漫忘前相勗語端伯就予苦次特問究某篇某卷之誼人情事故之要及玄釋異同之指詞鋒穎然而出間有辯證則予殊莫能詰也蓋向所掇經籍篇要予忘之者端伯已嘗畫諷而夜思之矣其才敏好學如此湖中士大夫如茅順夫沈忠甫皆少年知名而居適相近令端伯往從之游並稱歎曰異才益欲親朋輩以廣資益遂與湖中舉人臧原實庠生臧原順韋承甫潘子良費鍾神輩更相切磨文藻翩翩稱名士矣惟端伯意氣雄甚即委瑣輩不樂與交持論如欲上人予嘗語之志士履世如履峻坂不得疾馳蓋儆之使稍降下端伯顧曰吾聞士人居官不覺相効傴僂爲秀才時寧當即挫意氣予揣其氣方盛未可遽以言語折之遂不復言亦將有所待及別端伯三年則聞其族人謀傾其家而尤忌端伯之才夜舉火以焚其廬伺其出捄而擊之傷頭顱延兩年竟以傷病卒端伯曾以儒士考優應試不第補庠生負才如彼而志復不群

舍克家即志詩書舍工文即志問學何其勇也乃淪
落天廕名翳身死至於鎔變氣質之學吾有所待者
又不及終扣之令人殊未見其所底止思之不重可
悲乎時與端伯友善才名相上下者韋承甫先端伯
死死於族人之手亦最相似聞者並傷之承甫予別
有記述又忍謂親知兩邁見此端伯名楷生正德己
卯十月七日卒嘉靖丁未七月七日得年二十九其
先有曰某者自湖州徙家張村故爲歸安張村人曾
祖一樗公英祖曷石溪生子惟楷一人娶閔氏生子
一大同女一未字某月日葬於虞部山之麓石谿君
爲其子請誌及銘予旣叙端伯行履未見所止唯其
質學過人其進有可稱者至身名黯然悲之無可奈
何則幸而有子如綫之緒猶有望於其後仍以此爲
端伯銘且以慰吾石谿云銘曰美其才而乃嗇其壽
裁其躬而或祉其後不壽奪美才斯有命也不盡遺
後祉斯猶幸也

明處士澹齋吳公墓誌銘

由湖州汎龍谿而西五十里爲長興之呂山呂山之
世族曰吳氏其饒貲而有禮旣貴顯下賓客務爲名
高蓋一郡之冠也成化間汝楠曾大父行得以姻家

交驩吳氏故至今習聞其家聲最著澹齋翁者諱綉
字時華七品散官孝光之孫翠菴翁瑋之子也翁爲
人博雅脩整生長世族而美容儀年十九喪翠菴翁
遺其二弟令撫佑之各完其室家翁性本好施而仍
其家聲凡事不爲纖嗇視翠菴翁時愈益張甚至於
賓筵俎豆之具婚姻死喪之助無不周洽而反顧其
家日喪其資如是者幾三十年人曰翁可謂能士也
然而近好事矣嘉靖辛卯汝楠以外孫壻見翁於所
卜居無胥之里其居負太湖面蒼弁諸山蓋古浣溪
處翁坐得其勝又築小徑委蛇出入翳以叢篠中構
石山爲三崖命其亭曰三崖亭汝楠自徑登門翁扶
竹杖衣古深衣而出止立岸畔命汝楠入時汝楠望
其容儀嘿然心念曰翁非浮湛好事者此脩然僊舉
者之樂而逸人高士之致也旣而聽翁音吐琅琅宣
暢無世俗氣數論平生嚮慕之者唯甘泉翁理數之
學與太白山人詩甘泉翁者於翁爲諸父而太白山
人湖之寓賢也兩人皆逸人高士而又相結爲中
雅社故翁狎見而心嚮之然汝楠聞太白山人橐橐
苦吟以工其詩而翁惟藉以寄意每意所到取頃刻
立賦賦罷不更竄也甘泉翁得數奧微巧射隱覆翁

特領畧大意而已于此益知翁之意有所託以蟬蛻
世故非以此爲名者也翁時往來無胥呂山之間雖
落貲其所張設不稍減自署於亭壁曰劒琴三尺短
名利一毫輕此其爲懷豈非達於恬曠之道者哉或
者見翁之塵規貨賄自窘其身至相嘲哂也夫翁負
異姿精強之色常見於睫其智豈不能計料纖微稍
致積羨以與一時之富者絜財而比力也誠惡夫謀
富者利之所趨投漆染膩以終其身等此百年迷悟
異致所托於絃歌理數之間斷然有爲此而不爲彼
者不足與相嘲哂者辯也汝楠每過呂山因吾澹齋

翁之言低回慕甘泉之爲人然其墟里之人所嘖嘖
稱吳氏者自有所屬而不在此也況知吾翁哉翁配
蔡氏蔡孺人生女歸庠生臧名應璧汝楠之外父也
孺人自生女而三十年不再育爲翁置側室生子一
名從哲生之五歲爲嘉靖十二年也翁以病卒於呂
山距生成化辛丑享年五十三從哲旣長蔡孺人爲
之婚且有孫矣曰我欲歸先君子於土遂治塋於董
嶼山之側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某日葬焉舉人
臧君繼芳庠生繼華皆翁外孫繼芳以書來華述翁
行狀告葬期并示汝楠銘其墓汝楠以孫壻宜赴襄

事翁逸人高士之致尚隱而弗彰者宜爲之銘也故
特期會葬而爲翁叙其大端翁於弘治間常輸粟爲
七品散官矣緣非其好後遂謝棄冠帶以處士稱亦
足觀翁之志也銘曰 大道澹澹而體不滓敦彼化
原而永好施憫厥勞生混沌死兮曷其有極以終淪
漸達人無營出入於幾善逸吾身不殖其貲元統運
分嘿睹其微烏鳴龍吟聊暢於詩冥心兩忘與道委
蛇外游內觀中心泊而雖等百歲繫我不虧翁涵斯
指我其韻之有知翁者視此銘詞

陸大母俞氏墓誌銘

陸大母俞氏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北川君穩之大母
封刑部主事南山君階之母進士知南平縣鄉賢省
齋公嵩之配也南平公初知羅源伐海賊始謀監司
檄主番市期年報平以才調南平多異政會禱雨徒
步霑濕南平公以病卒而延民是麻延人立哀慕祠
塑像祠之吾湖庠以南平公於他縣爲名宦即吾鄉
之賢也因祀之於鄉費祠嗚呼可謂賢矣然實大母
相之方在羅源具聞賊狀賊與令不兩立大母方育
其次子純齊君抱兒匿廨之密室變夫大服避賊中
傷且不貽羅源內顧憂及在南平三年南平公行諸

異政不敢藉一官以肥其家而大母乃紡績晏然及以喪歸行篋皆故時裝一無餘貲也夫君子行役室人徧謫則怨聲起而功罔旣今大母於有事之會防微自保因全嬰兒何啻不相謫而已大夫方守素絲之節而室人益懋采蘋之德南平公之爲良令暨鄉賢誠有助也此其成君子之名已有足多者及孀居五十餘年苦節持家以裕後人叅知君奉大母教趾美先賢而大其聲施其德豈不足媿君子而垂女範也哉唯南平公筮仕且顯以早亡大母不得霑一命爲孺人叅知君守一路以年勞獻大母於例得爲

太淑人第又沒於未滿歲之前於是叅知君謹圖所以昭于後者以狀來告汝楠先廷尉與南平公同舉弘治丙辰進士先君攝守延平之年爲南平葺祠而加飭焉崇世誼而景賢哲汝楠言宜可信敢首撥其者仍爲叙而銘之按狀大母先世居歸安之西街父光佐以士遙授徐州判官生大母有異徵一見南平公奇之遂許配焉年十七而歸陸氏因南平公少孤伯兄侍御玉厓公嫂童孺人拊之有恩大母事之亦婉婉比於翁姑勤於治生及女紅之習若以諷南平之績文者南平公竟以文顯及卒於南平之日

爲弘治辛酉大母僅年二十八携其十歲男南山君
四歲男純齋君八歲長女在抱次女以歸自持服以
迨平居罕出門闕諸孫穩秀輩稍長衣服縫紉皆出
自大母紡績仍不少怠諸孫勸之年老母急自苦大
母曰非此恐僞焉無以終日蓋又以諷諸孫之勤也
其習苦如是其後純齋與其配暨次女先後亡大母
哀之至於失明繇痛其先君子及其所生故也長女
所適稍不如意大母愈益念之南山君揣知其意迎
之俾相依焉大母疾始稍解已亥仍病語叅知君曰
此吾死時但恨汝未第無長者來識吾苦節爾及嘉

靖甲辰叅知君成進士大母喜疾乃瘳後八年叅知
君以比部慮囚入閩展南平之哀慕祠則又益喜又
數年見叅知君擢憲列岳纔以疾終叅知君每言方
大父成進士時大母曾不色喜持重出於天性至穩
取第以先君子故懼其澤衰始爲一動顏色可以觀
大母之性情矣大母雖未膺象服之榮而身後之典
知方隆未已其靜照貞守備諸懿行皆世所難有不
以爵服而榮者歸安令劉君迴下車曾表其門顏之
曰照耀乾坤人以爲稱云大母生於成化甲午五月
十七日卒於嘉靖丙辰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

三子二南山封君暨純齋君陽南山君娶陳氏封安人純齋娶潘氏女二長適陳教次適朱大本孫男四長即叅知君娶潘氏封安人卒繼娶沈氏次秀邑庠生娶周氏次稷郡庠生娶沈氏次秩娶張氏女五長適包守經次適王茗次適錢葛次適俞徃欽次適太學生錢惟德曾孫男五長用車次用輿俱郡庠生次用履用儀次用輅曾孫女八南平公墓在蔣家嶺地頗不愜於堪輿家言以某年某月某日遷柩合大毋葬乾山之原銘曰 卓彼鄉賢于鄉廟食貞德與齊吁嗟乎茗雪之雙璧兮卓彼循良廟食于縣昭明游吁嗟乎南平之合劔兮

明故承德郎江西九江府通判東橋張公暨配封孺人沈氏墓誌銘

張氏其先河南人遠祖天猷紹興中進士爲睦州錄事隨宋蹕南渡而今家湖州歸安縣之馬軍巷公諱朝聲字君實別號東橋高祖諱辛益天猷之十二世孫也曾祖諱仲華祖諱翔遠父諱冕號石泉居士母王氏公少敏慧石泉器之俾習儒爲庠生其家故饒公茹勤飭叙距美前業未竟績文之志以例貢游太學同舍生俱愛其醞藉長厚卒業歸家愈益習幹以

克其資親舊有急而求貸者必如其請其有死亡貧
不贍喪者必於我歛與人交無畛防欸欸吐布衷臆
務爲利方斲觚與人周旋以此若雪上下賢士大夫
無不樂與游然公善自處不耀之地人但見其詡詡
然和煦而已未許其當事也嘉靖甲辰謁銓授南京
中城副兵馬三年遷南城兵馬職處都下壓於諸曹
司而事則填委故事爲此官者務悅諸曹司俛首歛
氣克位待遷而已公至乃自奮勵持廉稜可否截然
不可犯以私諸曹司亦不能以勢壓也都人習嬉倡
豎嘯呼輒賈奇禍公首禁龍舟之戲以肅陪京荐革
浮侈用防僭伏魏國公永康侯以勲戚守京威煇難
事費用嘉公並極獎之而兵部尚書宋公都御史傅
公御史張公以次交獎焉人始知公開居嘻愉臨事
嶄截不苟得譽乃能如是課白功令上其事得 賜
璽書贈石泉翁如其官王氏太孺人配沈氏封孺人
無何遷江西九江府通判馳檄甫至而公病痰遂不
起矣以公之克振其職於冗司其爲判府可知已九
江之不蒙施惜哉公之克家暨其勤官沈孺人實相
之孺人之卒後公數年處嫡庶數子無有間言可謂
善成公志也已公生於弘治戊申六月二十五日卒

於嘉靖己酉六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二孺人父愛
竹翁瓚母施氏烏程人生於弘治庚戌十一月二十
八日卒於嘉靖乙卯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
公諸子男子五人女子四人大心娶孫氏大材娶馬
氏皆沈出大壯娶姚氏大雅娶施氏大同娶鄭氏皆
側室賈出大心大材大壯俱太學生沈出女子二一
適陸一元一適閔道亨俱太學生賈出女子二孫男
六承彥承爵承謙承慶承宣承敬孫女七 曾孫
男一允恭嘉靖丁巳十月十一日大心等卜葬公暨
孺人於妙喜蘆村樓臺山之陽來告曰先君子游太

學時適君之先大夫為六館長以同里故辱深契焉
及仕陪京君在法曹堅確之政君所亟讚也敢奉刑
部主事春沂王君狀乞君銘庶先君子先孺人沒而
不亡者在茲予曰噫噫悲哉兩世之誼吾忍不銘銘
曰其處則和兮出乃堅持司城秉貞兮譽命顯思令
名惟人兮穹爵何為郡績可占兮惜阻不施淑配相
之兮其家孔宜儲祉實豐兮維後之貽寵靈所加兮
雙壁彌輝樓臺之宅兮名山永綏

兩山俞君暨配沈氏墓誌銘

君俞姓名鵬汝舉其字娶沈氏其先姓林氏歸安人

居府城之倉灣秋官郎俊東光令武舉人芳相繼以
儒顯至怡雲翁政館下昂承俞姓君之祖也父梅月
翁輅生子二人其仲為君君生於弘治丁巳才四十
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沈氏於君後二年生後八年
卒為弘治己未與嘉靖壬子也年亦僅五十四一子
太學生霄娶吳氏孫四人獻策聘錢氏獻箴聘王氏
獻節聘邵氏獻籌未聘孫女一許聘朱某初君罹沉
疾雖幸有緒如綫爾自卒至今君之胤始昌霄廼愈
務營吉地以藏君得後莊漾西厓之源葬之日為嘉
靖乙卯二月某日得地之日未葬前二年予將赴錦

官霄持將君九華具其先君行狀并沈君宗殷狀沈
氏毋來請銘予家暨俞聯綴姻戚蓋六十餘年向道
下昂訪君君病不謝客予從賓階見君迓拜甚艱迨
坐定聽君娓娓譚說中肯綮精神諧暢陳壺觴延接
不倦諸事閑整客沉酣愈驩甚盍多君病其四體而
能強其志慮其善於自葆且可以觀其治內者以是
數數樂與之游既親且數與游今烏能辭銘第予西
嚮誰能馳文數千里之外領之而去以至於今霄以
未銘延期適予以赴朝會歸悲其意而益不得辭君
明慧慷慨精觚筭敏於治生然尤惇孝愛豁然喜施

事嫡母朱氏自服勞以迨送死俱不以干其兄祭祀
婚媾關宗族大體不許糾釀輒取諸囊中用之桑蕩
魚薶之利質化盈虛之運心計不爽而雅好獨在文
史之間故雖病門館不虛也而業儒之事竟以屬其
子霄沈氏善承君志得姑驩心君病之日調劑既宜
而內政益勑躬其勤勞綜其煩密論子暨婦吳懋修
廢缺務以怡君勿益君病家日煦厚者沈氏之功居
多嗚呼嚮使俞君嬰病少壯內務廢墜君且不能自
怡以終其天年況其家乎內雖淑惠非君雅好善倡
亦烏得獨成其美哉惟君內外相濟淬勵於沉綿危
病之時以竟衍其蕃昌美盛之澤可謂賢夫婦矣豈
可泯而不傳使其後昆無述也哉銘曰信美人兮嗇
不永年天之冥冥兮其奚致也信美人兮澤以後延
天之昭昭兮其可恃也

徐母沈孺人墓誌銘

徐母沈孺人既沒之十年間諸孫子克爲太學生子
京領嘉靖壬子鄉薦子方補博士弟子員亦顯有令
聞矣子方等慟孺人之力疾撫孤不廢綴紉以瞻學
也差池當年隱然有長惕焉永訣諸孫以歷家三世
未覩一遇爲恨今幸稍有進也而孺人不及見痛哉

廼以孺人從子舉人沈如器狀來請銘於幽余惟麻
溪徐氏後柳沈氏皆邑鉅家與吾同姓向迭為婚姻
而孺人諸孫講世好方不替也烏可辭銘按狀沈孺
人大父松泉君傑遇例冠帶父柳南君湍贈光祿署
丞贈君旣賢豪長者家迪訓教而貢士誠菴徐君以
望族思紹昌之艱為其子庠生東川君擇配曰宜莫
如沈氏因委禽焉孺人生有淑質旣笄歸於徐柔婉
順從事誠菴君暨太孺人皆稱曰孝巨族繁姍稱曰
賢媪御易事稱曰慈而徐之先大夫葵南公蔣宜人
猶及見之曰昌吾門者必斯婦也誠菴遊太學道卒
淮陰東川君號痛免喪志圖紹業孺人躬親勞勩不
以家事累東川及再試不第漢落抱疴然猶欲為破
釜計孺人寬之姑以經業屬兒曹無以性命決一第
因授長子經學督次子克家東川臥疾調芼宣慰皆
裁之孺人垂二十年如一日也竟不起底力內外苦
楚萬狀次子果治家日饒而長子得以例貢卒業上
銓諸孫嶷嶷頭角俱不凡誠菴未竟之緒方有待矣
而長子暨其婦相繼而亡孺人悲之成疾猶盡力撫
孤冀有顯者而不及見也遂卒嗚呼哀哉婦道合章
孺人之美不能具叙傳義有之志不捨命命卒不違

故曰有隕自天以孺人宜家力教于歸五十餘年未
睹其成然未迨下泉而諸孫遊賢闢借計吏者有聞
於時繫孺人之澤微哉天道或速或久其應以志惟
志基命信然哉孺人卒於嘉靖乙巳之十二月二十
九日距生成化甲午七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子
男二長太學生近塘君宗道娶夏氏皆先卒次朴莊
君志道娶沈氏孫男四長子克娶李氏次子京娶沈
氏次子方娶談氏繼唐氏次子亨娶姜氏女二一適
崇德李岩一適同邑沈師中曾孫男六國楨國賢國
梅國賓國霖國柱曾孫女四朴莊君涓期得甲寅年
某月日窆於仁和肖溪之原合塋東川君之兆銘曰
有業者丘肖溪原雙玉攸痊宅孔安七十含章婦道
全佳哉諸孫正翩翩譬彼力田終有年勤樹語獲理
則然後有寵光貴茲阡志不捨命命斡旋南山片石
深磨鐫尚則沈媛稽斯篇

太學生沈公墓誌銘

方溪沈公卒且塋其友馮晉叔氏爲狀授余曰子爲
誌而余備公葭苻親亦知公稔也不敢辭公諱良字
惟良號方溪其先汴人宋南遷從入海寧籍之曾大
父德永樂間贅仁和淶溪徐氏家淶溪德生大父蕙

蕙生父璋璋稱存濟翁贅仁和唐棲徐氏又家唐棲
於是世爲仁和人存濟翁羸富冠鄉中以弘治丁未
十一月八日生公公生五十二年嘉靖戊戌二月十
五日卒又二年庚子二月八日卜塋南山娶莫氏繼
娶丁氏先公卒仍娶臧氏有子四太學生僑以存濟
翁命爲兄賢後府庠生佩皆莫出僱臧出偉側室張
出女三適庠生邵子存次適太學生呂炯三尚幼僑
子二詔誥女三長許聘徐察次許聘吳期鄉三尚幼
佩女一亦尚幼公少閑雅涓志高尚補郡博士弟子
員正德辛巳公兄賢及存濟翁相繼卽世人以公之
有二喪也或基間公家欲致公於理公廼惕然曰屬
者逢天之感鄉人因有滴心恐爲先人僂雖然以吾
生長脂腴不更事爾思防週盡亦不遽求勝惟隱心
持素以待之後鄉人皆曰無損沈氏而祇取名何益
乃不果訟公亦與之相忘竟數年不訟一人嘗詣邑
侯三洲李公李公曰民皆若子可無煩令以美勞云
父之公願入太學分肄南雍數年間室莫氏及丁氏
後先卒公曰悲乎再出而再隕吾輔人生何自苦遠
遊不卒業歸雖廢舉子業其撻夙受諸子盤盂諸書
陳事理纏纏談所已見犁然當於人心又不欲徒空

言愈益敦勅躬行先是存濟翁病且革持其季子括
命善視之以措非徐出也故諄履焉公長育之孰悉
其愛旣長葺室居之慮材用咨徒庸無不一一如公
居授之士田金帛增厚爲之輸資入太學語人云非
祇勉承先人言自吾中心不忍少異爾嘗爲郡市絲
誤溢百金往問郡郡典守者勿知也竟白還其羨有
竊者覩鄉氏而夜伏於中門門者得之以其名告公
驚曰此市兒也胡遽至此勿以見我其遽釋之使得
自新且戒門者勿宣凡人有过惡每掩覆之自是遠
近無不嗟慕沈公賢晚歲治清遠樓召故人啣杯酌
相愉說喜唐人詩歌時得意自倡數言抑揚歌之無
全篇故不傳平居于于雖卞急者與之俱靡不心化
而更慨忼慕節士風其游引旣廣顧弗肯附豪貴卽
所交窮士傾意接之歡遇累月緩急稱貸善處豐饒
懲豪縱之弊務檢制事不過侈至捐貲就誼已責憐
困亦所素樂故於病瀕危親族子弟侍謂侍者曰啓
我篋笥簿記之所積不多也卒後其鄉人曰沈公厚
德士今去我死乎吾何宗依者爲之臨皆慟至今有
餘悲蔡汝楠曰曩余從公南山游詎忍公今歲南山
余爲公誌也哀以送之因著銘曰振振沈公葆醇毓

良率履不越惠聲允揚浩浩昊天不駿其祥愍遺一
賢庶表此鄉今也求歸誰不惕傷悲彼泉流其流秩
秩 彼飛鳴聲聞於域其流秩秩委澤靡已聲聞於
域和於孫子幽祥皖哉蕃爾來祉

明處士道庵楊公墓誌銘

道庵楊公諱沔字伯東楚之孝感人邑以孝名而公
事父太八公母余孺人人皆譽其孝及其鄉慕孝行
者咸以公爲師方垂髻太八公疾數進湯藥不驗其
家人沿楚俗延巫而禳之遂前曰巫何爲巫何爲自
潛刺指血血書青祠向月下稽顙奏禱是夜太八公

甘寢夢有黃衣人不知閱何疏因貫其罪追與瘳至
今以爲亦孝感也兄濱弟淇俱雄貲濱之僕人有侵
鄉人者而淇厚債憂歲侵道庵以侵鄉人抑其兄僕
從容諭弟曰今日所失前日所得何歲侵之憂卽已
債何不可留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弟其念之其
兄弟竟無顯尤而道庵之後獨盛者亦道庵留餘
不盡之福之驗也公之子廷琥廷松出自朱孺人廷
椿廷器廷武出自繼娶劉孺人廷鵬廷棟廷梁出側
室彭氏三母八子室家難齊公善諭而曲全其恩八
子朝夕率妻子拜揖家庭間終公之世未嘗有間言

而鄉人因以楊氏爲義門凡婚媾者得義門締盟人自謂必有德慶雖貧窶不擇也置別業八所以授八子一歲間週環居八子所年八十不多及縣城若郡城終弗至嘗以守王法辦公稅爲訓庶不爲官府所窘揭兩言書之堂壁方七十時郡邑聞其賢當飲鄉飲禮請爲上賓其親戴時用楊萬里趣往公曰虛名耳善辭之毋辱尊命竟不就郡守李公愈賢之引典故授之冠服猶不謝及病革呼子婦昭穆序立正論永訣叱少子泣謂無爲兒女子悲惟修令德以慰九泉遂卒生天順壬子十月三十日卒之日正德辛

未八月十三日也孫太山輩二十八人曾孫繼祖輩三十五人某女適某皆所目覩云公卒後廷琥輩塋公於某山之原後四十七年嘉靖丁巳其玄孫某以舉鄉進士知某縣遷判湖州府事持董君綸狀來請銘汝楠嘆曰何銘之晚友人唐司諫曾言每怪宇宙間兩事凡富人死必有誌凡貴人死必有集如生而有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何哉楊本雄贊又令德如公然弗誌者四十餘年乃知渾璞之俗世猶在也而愈可以窺楊氏然如公者竟不可以無述爲誌而銘之銘曰惟孝感通稱此邑名吾慕乎道庵惟義聯

親倡此義門吾慕乎道菴惟名賓實乃謝其賓吾慕乎道庵嗚呼道庵熙熙者焉自留餘福啓其後賢墓門有碑以求其傳

巡檢臧公權厝誌銘

嘉靖戊申十月初八日德清庠生臧應召暨其姐歸沈門臧氏卜權厝其父靈崖翁之喪於德清赤岡之陽以舉人沈佩之狀來乞銘按狀翁諱佑字時佐長興人曾祖仲和生思聰思聰以叔子瓊貴贈南京工部給事中其季子曰瑛瑛配黃氏無出娶側室蔡氏成化壬寅生翁翁卒於嘉靖乙巳十月初十日年六

十四生子四人女二應登應召應聘孺人陳氏出也應科側室所生長女適長興姚一貫次適仁和太學生沈良翁長子早世以應召贅德清及歸沈女家相去二十里許用為依藉暫遷德清西城故其殯也應召主喪而歸沈女備其資舉人沈佩者沈良前孺人之子臧氏所撫亦稱臧甥至權厝期會送而仍相其事以故致狀來乞銘汝楠先宜人不幸謝世十年汝楠悲無所托母事孺人侍飲食如覩先宜人云翁之歸厝也汝楠屬有待次之行忝肺腑親不能扶送翁柩於赤岡嗚呼寧忍無言哉翁少時生世家蓋純綺

公子也緣未踐閱世故中歲稍逋官租即傾其家從事布政司正德間授福建將樂所吏自此以官爲家矣九年例得陞陞次未及而翁行貲已盡因乞降職就祿降延平府豐衍倉大使三年陞桐城縣源子巷巡檢司巡檢秩滿又以貧不能赴銓遂老於家翁爲人有古昔顓臾之風世俗什伍之利鈎致之術儲貯散施之策一切不計於心蓋從生而然非有所挾而不爲也自純綺公子以至於行貲蕭然薄宦千里之外志意恬熙啓處自若蓋若賢人君子之貶竄羈危無入不得者而亦不自知其所以然鄉戚故人向之奔走衣於翁家者以其貧翁還鄉時相遇道路若不識者而翁不以其爲對雖吾鄉名有識者亦以其蹉跎不事生計近於駸豪皆以駸豪笑之豈知翁早年慕父母雖有妻子日依父母帷帶之傍而時侍疾病奉湯藥旬日不更衣也一微秩遄回二十餘年無有敗事若持薄識者處之曰卑官固已在繩墨之外何暇論廉謹乎而翁所居滿秩履行不虧有士人節然則翁果駸豪者乎翁尺有所短尋有所長而沾沾致富用智或得尺廢尋其於孝謹視翁何如也翁於平生亦復何憾哉汝楠自筮仕再居鄉見古昔顓臾之

自矢堂 卷十二 二十九
風漸已漓散而智故旁出方以自矜上善不可得見
而如翁者亦希不亦可悲乎汝楠本爲翁親故爲銘
而論次之意又非止爲翁時俗既未如之何但有悲
翁而已銘曰先富而後貧以達人觀之則無不齊也
家長興而厝德清以覓氣言之則無不之也

明封承德郎南京工部署員外郎秋崖許公

墓誌銘

許公氏諱某字時芳別號秋崖其先汴人因客錢塘
遂家焉繇是世爲錢塘人曾大父朗庵公諱某大父
瑞庵公諱某俱用楮弊起裕其家 公之考後峰公

諱某家資益雄後峰公旣雄貴生男子止公一人少
授公易學以童子補郡諸生負穎異資臺少諸大夫
省公每試輒佔上諸大夫大奇之長乃以生事付公
公不得顯舉子業而後峰公苦其瘁於估俾入貲承
使司差赴都已乃隨例冠帶以待次未及歸第非公
好會母丁孺人卒免喪當就銓公曰翁老矣寧仍以
生事溷翁竟不出侍後峰養所以怡後峰者無不曲
致迨翁卒哀毀踰節鄉閭以孝行稱之公處饒顧兢
兢纖儉盡脫紈綺習態惟以子身未伸儒術顯親之
志乃訓諸子廣延四方名士爲館師及子弟一輩異

自文堂 卷十一 三十一
等輒令其子與游如顧惠州言沈舉人佩皆締為至
友以故子姓得博觀海內詞章仲子嵩為太學生李
子嶽登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尋陞河南按察司僉
事諸孫並奮起事文學實倡自公始季子既貴滿歲
得封公南工部署員外郎貴游交賀公拜命與貴游
為驩已乃謂諸子曰吾驩非為身榮先人業儒之志
今日始遂惟願兒曹懋修以圖報塞公自後峰公祥
祔歲時專祀先人雖老矣眠牲滌器不以屬下人俛
仰如見饗之者處宗戚里閑空乏者量力周之貧不
能殮者殯之其通財每推羸與人貸而負者輒已之

人皆嘆曰長者長者受封後徜徉湖山間偕逸老童
山諸君俱龐眉偉服熙熙于于寄事外之思望之者
如神仙然諸子俱業儒則以生事屬其子山輩曰為
商為儒總不失孝讓友弟之意庶俱為善人嗚呼公
端可睹已公年七十六生于成化壬寅正月四日嘉
靖某年月日卒于家先娶沈氏生子一山女一適邢
鳳繼娶顧氏即惠州之姑封安人生子二即嵩即嶽
孫男十三省三畏三經三錫俱庠生三益三謨三接
三策三重孫女三一適沈廷訓一許聘江鐸曾孫男
三山等扶公柩塋于某山之原某年某月某日也惠

州係公內親且諸子至友論次公之事狀如此而僉
憲君馳狀告曰先君努力為善不獲以身顯名塋宜
得銘俾來世有述焉汝楠恨不識君然同游周君山
曾持公諸子之文屬汝楠評之知公之善教其子俾
績文能爾及得顧君狀讀之公之種德率先可稱者
不一又非但以文嚮之得於周君者能盡知公哉方
今薦紳列兩京者凡滿歲俱得朝命寵嘉其父母顧
循能稱者幾人如公為人制辭所云長厚之行著于
鄉評可謂不忝休命矣何必自其身顯乃令來世有
述聊誠所宜銘銘曰有子以愉不仕曰恬恬愉交養
以完天年制行惟毅可謀惟天不顯其躬以裕後賢
於乎已矣營此新阡曷求其存銘炤幽泉

太學生平川徐君暨配費孺人合塋墓誌銘

平川徐君卒之四年迨塋而君之配費孺人實先君
十九年卒至是合焉予友太學生竒雲沈君僑率君
之子行可請銘行可蓋沈君子壻而予雅信沈君不
誣其友也宜銘君諱州字牧之先世浯溪人有諱士
竒者為仁和陸郭里陸彥昭贅壻自是世為仁和陸
郭里人士竒三傳而生友筠公鳳鳳娶于何何始艱
嗣乃娶室人俞氏是生君君生少警穎受詩攻文年

纔十五補郡諸生知連州東湖費公故名士媼壻期
得茂材 得君以女妻之俞室人旣生君嫡母何亦
生鄉進士見川君郡旣長兄弟自相切劘翼昌其文
嘉靖甲午見川已領鄉薦而君猶逡巡膠庠乃因見
川卒業太學亦以例貢為太學生比至太學期友名
士益務淬勵中丞劔泉鄆公翰林蒙泉徐公時在六
館則傾心嚮之與為至交而擇韋泉潘公為子行可
師相與績文館中文堪中程顧屢試不第始嘆曰吾
親垂老不復能決戰于章縫繩尺之場矣願歸而善
養老親遂歸築臨溪舍奉娛友筠公徜徉其間稍論

達生命知己高會把酒歌呼上客俱往惟不喜齷齪
狗勢者與游故備極歡樂而座無雜賓其所自處異
乎快性命以攫外物及流而不止者矣兄弟處庶長
嫡次間能始終無尤至相忘為異母兄弟蓋非徒貌
和而已自處絕菟裘私計家貲生業誼必推讓而後
取焉居嘗慕文正義田故事每推羸以給宗黨之乏
賙卹賑貸不自為量減稅已息徃徃有之鄉族歌舞
其德者甚衆始顯意事桑麻田稻之業而戒行可謂
宜裕衣食之源誠信自勗耻有渝言曾以女口字吳
氏旣而吳氏橫被家難家口半就遷置終不肯盟皆

君平生之大者可謂綽有士君子之風島夷猝至犯其家先是友筠公姑為守計而君以父子相依幸不死然危甚因以震及其親為恨嘆曰家不足惜萬分一大事不可諱不得復為人矣痰鬱病作遂卒嗚呼其死尤可哀也君生于弘治甲子八月二十五日嘉靖乙卯九月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二費孺人與君同歲生生辰為六月二日卒之辰嘉靖癸巳二月二十四日也年僅二十九甚得姑何氏意善處嫡庶昆弟間孺人實有助焉君自游太學以前不暇躬業而家政肅然有孺人在故也繼娶談氏子一即行可太學生女二長適吳期政次適沈應暘俱與行可同母次適閔一鶴則談出也孫男六長光宇次光寔孫女一許聘丁祖繩以其年月日塋某山之原銘曰不知其悌視其處不知其孝視其死惟有好述儷厥美佳哉斯丘杜孫子

明國奉國將軍配淑人嚴氏墓誌銘

淑人姓嚴氏浙西湖州烏程縣工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震直之五世孫隱君鎮之女而母則同郡世家吾氏也淑人自浙歸寧藩之石城郡奉國將軍止齋君多姪無何封淑人有子男三人謀陞謀壻謀

某陞時俱就外傳而謀某之生淑人遘疾以卒女四人儀賓戈陽詹道惠烏程嚴鴻儒南昌王敬一尚幼淑人享年三十有七以嘉靖癸未四月一日生而卒之日為嘉靖己未六月十六日明年庚申卜兆于西山蛟坑之陽禮部按典故諭祭暨他喪議如制而止齋君荷榮晦哀以是年十月十日塋之蛟坑淑人孝慈勤忠事郭太淑人得其驩甚止齋君築府第命徒傭府政壘壘而淑人服勞以集荆腴田儲陳粟儉歲求者應之俾仁聲附止齋君自浙西歸豫章限制不得歸寧乃迎外舅館之新第以伸孝養詰長次男日誦書幾何引傳記故事時譬曉之務養童蒙是可謂賢也已淑人賢如是而止齋得以為配繇吾郡宦西省者為介紹越千里來歸今其塋也吾郡北川陸公為右布政使以淑人毓于吾鄉特為表之汝楠時為左布政使又嚴姓外孫也故於止齋君之請銘不辭而著之於石此皆異邁止齋君悲淑人之賢至弗請繼配以系永哀亦殊美也宜併識之銘曰存兮壺彝是執沒兮系思無斁榮之兮宗儀之錫求之兮兩山之石

自知堂集卷第十三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書疏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陳情疏

謹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放回終養以圖補

報事臣見年四十歲係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中嘉

靖十一年進士歷任今官臣本庸凡早年入仕虛糜

廩祿二十餘年恨不能矢心竭力圖報涓埃但臣有

父蔡圯由舉人任府同知三年考滿復任致仕見年

七十四歲自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間偶患風痰手

足瘵木不能動履鍼藥稍効竟因血氣衰弱別病復
增止生臣一子時刻思臣抱病不能就養臣守官蜀
地相去六千餘里兩懸憂憶如使臣父病日益深將
倚何人侍奉湯藥此臣所以日夜切憂結念不能自
已者也仰惟 聖明以仁孝化成天下凡各含生靡
不具足分願臣伶俜獨子實可矜憐臣查得貴州按
察司副使徐九臯陝西按察司副使趙一中各因養
親具奏俱蒙 聖恩俞允臣與事體相同伏望 皇
上以天地好生之德憫父子莞子之身如蒙乞 勅
吏部查照副使徐九臯等事例容臣回籍終養不貽
無及之悔勉盡愛日之誠父及臣自今餘年皆 皇
上所賜仰戴 鴻恩曷其有極臣無任激切祈懇之
至

擬浙江提學奏為新建伯復爵疏

奏為懇乞 天恩追復功臣封爵以慰民心以作士
氣事臣聞 帝王之御世必審所尚以風示天下其
在承平之日聿求國之黃耆天壽平格之臣相與保
乂而撫綏之用臻至治至於聲容彌盛武備漸弛中
興撫運之君知敦大之治不可無精明奮發之功故
必旁招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務銷寇賊

奸宄蠻夷猾夏之萌故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臣以菲材誤蒙陛下任用委之督學兩浙臣竊以爲學校首務在先士風而作其氣作士氣在先順民心故立爲條約使有司者以四時提調之而臣歲一按臨振作其間凡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悉加諮訪以聞於朝以備旌別淑慝之典臣之職也臣近今巡歷浙東地方校藝之暇延見士夫諮詢故老衆口一詞咸以故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功在社稷未蒙延世之賞後嗣衰微卹典弗及似無以爲有功之勸邇者倭夷猖獗東土騷然邑里被殘不可勝

數其諸士民之論以爲嚮使得如守仁者屬任使之必能上爲朝廷宣力掃除妖氛以期蕩定臣俯而思惟此舉頗係順人心作士氣之機不敢坐視隱默以負陛下謹按故新建伯按兵部尚書王守仁夙抱文武之全材素守聖賢之大義初任兵曹首䟽逆瑾罪惡被杖幾斃轍下竟竄荒夷後先帝察其無他游加擢用委以提督江西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盜歷陟勲階後值逆濠不守藩服稱兵犯順窺竊神器惟時被兵所在各司府縣心持兩端至行文不敢用印傳報不敢僉名不知何所適從幸遇都御

史王守仁奉 詔之闕行至豐城聞變回舟督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首倡討賊之師不避滅門之禍身帥士卒親冒鋒刃卒能先擣堅城俘擒元惡百姓安堵獻俘 行在誠有如廷臣所謂百餘年來全功懋績未有過此者幸逢 陛下肇承大統論功行賞推封新建伯爵許以子孫世世承襲本官適以父喪免歸未及封拜後來案牘久閣金書鐵券遂爲虛文本官素性恬退自甘終身嘉靖六年廣西思田二州土夷阻兵構難 朝廷以輔臣交章舉薦遂特命授闕節制四省諸軍事假以便宜特 勅相機撫剿不

從中覆緣是守仁得以悉心殫慮知無不爲其心以爲首禍之誅不過岑猛父子所遺盧蘇王受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諸人悉就誅戮已足暴揚其罪若夫二酋之阻兵拒險不過畏罪逃死假息一隅非如四方流賊攻城僭號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不勝二酋之忿罔恤數萬之命使千里蕭然三省塗炭山猺海寇且將乘釁而動將來之害不可勝言重貽 朝廷南顧之慮將有什百於此謂宜釋此二酋開其自新之路因得以稍甦凋瘵庶彌不測之變遂守便宜命從而撫之于策

未為有失及後復見斷滕八寨徭賊 累朝以來積
為廣西之患由其祖父相承克惡成性不可改化官
府曲加撫處或暫有數月之安然稍不如意輒復猖
獗殺掠愈肆是廣西之有八寨諸賊猶人身有腹心
之疾八寨不滅則兩廣良民終無安枕之期遂決計
討之時從征諸將議請于 朝濟師攻圍需其自斃
然後取之守仁謀獨以為賊眾勢大連絡千里可以
計破難用力攻若延久俟 命然後舉行賊必熟圖
據險死守雖興師十萬未可遽克因以便宜事理乘
湖廣便道之歸師及思田報効之新附密授方畧思
間進兵掩賊不備遂一鼓而平之以除百十年來兩
省之大害隨改築衛所開設縣治據賊要害以為永
圖深入不毛身嬰瘴毒知不可起因屢疏乞休冀全
餘命事久不報後因巡歷所屬地方踰嶺以待終不
獲 命客死南安此守仁始終本末昭在人間不可
掩昧惟時巡按監察御史邵叟不察江西原係守仁
勅內總制地方輒誤劾其擅離職役當時在 廷
之臣有短守仁者復從而牙孽之謂其恩威倒置因
而 朝廷竟從吏議削其勲階革其卹典遂使功臣
之骸橐葬荒野有功之裔降同氓隸至今父老遺黎

咸爲於邑臣惟古之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蓋以勸
有功勵戎士也因載記之所見聞叅以近時士夫之
所傳誦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 陛下所以
加守仁之懋賞舉灼然無可議矣至於往撫思田之
二酋剿除八寨之劇賊其功尤爲章章明著有不可
誣夫二酋向化而宜撫八寨稔惡而當誅在守仁計
之審矣其他諸臣或未盡知也即其往撫思田兵不
血刃而定兩府之反側活數萬之生靈其往征八寨
不費斗粟因歸師之便順報効之誠而除兩廣百年
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其總制之地夫功
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 廷臣抑使不
揚後來諸大臣如大學士方獻夫禮部侍郎霍韜之
所論列南京刑部尚書顧璘之所條陳提學御史聞
人詮巡按御史裴紳之所奏上竟寢不報臣愚竊有
望焉夫守仁經畧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
宜加之厚賞俾延于世即使如群臣所言恩威倒施
擅離職役猶不足以掩其擒叛逆衛社稷之大功今
悉從而追奪之俾無子遺昔人謂蹊田奪牛爲罰已
重若守仁者則用牛服車以孝養父母矣復從而奪
之牛毋乃太遠于人情乎方今東夷構難海氛未淨

列郡望風士氣不振竭誠赴義之士或以前事為鑒
守仁實生其鄉人一聚談皆為扼腕夫泯沒勞苦使
志士為之悼心里巷得以藉口非所以作豪傑賈士
勇也說者有謂守仁在時招集生徒倡言偽學為可
擯棄臣竊寃之朝廷賞罰求當功罪非緣學術推
埋屠狗之人素無行誼假令有功裂土封之世世勿
替此豈以學術真偽為定論哉且人各有心難可洞
視徒以忖量讒嫉之誣而遂忘其舍生靖難之實使
不得託于恣睢屠販之流其去人情遠矣臣嘗考之
本朝鄂國公常遇春誠意伯劉基武安侯郭子興

先後以罪奪爵游蒙

陛下登極悉

詔復之俾其

子孫不失舊物有志之士藉為美談思自表見何獨
於守仁而疑之使不得與諸臣齒乎臣職司學校得
以採民風而陳之於上獲知守仁之事稔悉又以近
來吳越之區兵革未息而久抑戎勲非所以觀示遠
邇作士氣以勵有功敢冒昧陳之臣誠愚伏望陛下
下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議特勅在廷大
臣集議大學士方獻夫等先後章疏及鄂國公常遇
春等復爵事理如果守仁有功於國俾所封原爵
得及子孫世世承襲諸所缺典悉賜復之用彰國

自矢堂
卷十三
朝報施功臣之厚士氣以揚人心以慰臣不勝願望
之至

擬摠悉愚悃極言邊情贊修攘以光神武事

疏部堂課作

臣觀六月邸報虜入三關仍擾太原仰惟陛下屢
降明旨修飭兵政邊民有患痼瘵在已思惇德允
元之實求威名折衝之臣天下聞陛下哀濟群庶
伸暢威靈咸深戴賴至於邊民若被更生不勝幸甚
頃者南方傳言虜至潞安稍稍遷動恐窺并陘趨河
南或不可支旋聞出境臣竊思陛下可少慰北顧

之心然虜北去豈將帥宣耀威武能制其然實陛下
下乾剛所運先聲遠馳庶今震疊在虜為力攻所未
能以倦而歸耳臣思近年北邊為患稍進則張皇太
過一去則晏安不憂臣以今日之憂正在此不在虜
語云不患其侵而患其所以侵嘉靖十九年達虜之
犯興嵐止二萬耳二十年犯太原石州差增前年而
亦止十餘萬今年遂深入太原且窺澤潞北之蘆溝
橋已切神京南之臨清腹心要地聲言無復顧忌
其所以敢犯神畧顛越至此者由來有漸矣俺荅
諸酋夷性勁強尤善招集部落充斥誘引日繁加剽

掠之富因河套之利連年傷殘中國怙桀驁而乘空
虛反坐所勝將懦兵疲食少律疎以竭當盈中國適
坐所不能勝事機曉然獨去秋至今一載之中稱不
廢經畧而應敵之効逾見餒弱臣思 廟算無遺而
臣下或承宣未悉抑不虞兇焰庶幾未來有談邊之
名無勘定之實緣至於此但今年較昔已自不同何
以支來年之愈甚耶自古禦夷咸先自治養銳以待
猶或失之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未聞
臨事爲備而得至計者也 臣以邊境屢孽尚在赤子
金夷未廖誠復入寇必挫其鋒庶弭遠患不然何以

厭狼狽之心冀靜息之日儒生之見輒曰去則不追
無邀邊功此正誤今日 國事者夫應兵勝敵不與
要功絕漠者同如其能勝彌章今日之武功無損
朝廷之文德又虜雖猖獗與往代之有所據依者畧
殊至懸孤軍深入千里極爲下愚要之特游魂假息
耳漢光武會以昆陽數千兵破尋邑百萬之衆虜非
尋邑可方兵視昆陽加盛撫我盈成益以智勇虜何
足言此必戰必勝之計也獻計者近亦甚衆參籌邊
塞言人人殊豈無讜言嘉謨可備採錄第未聞有確
然用其謀策致邊境綏靜之福者出所臆度未免膚

引繁文詭舛地理而部司指摘爲瑕遺其精料獨臣
以兵難遙度雖趙克國漢之老將不至金城不敢深
言故凡開陳邊圉之事願 陛下明敕部司錄其大
體畧其微瑕務裨事實勿靳施行庶智者先無遺謀
勇者自能畢力 臣本譙庸深慙武用至於兵革尤所
未聞獨戀 國憂心每惟大體更求緩急區別事宜
蚤夜究繹欲効微末况 聖人明目達聰之日雖曰
天高惟冀聽卑 臣惟方今事勢有關 朝廷綱維修
順治以振威嚴者八係邊境事情祛夙弊以興新政
者十即於邊境之中開拆機宜爲責近功以弭邊患

者六經遠猷以圖永寧者四無非欲 陛下樹根本
之政悉華夷之情酌緩急之分決勝負之策其他縷
細不敢踰度亦不敢輕言夫樹國必有闡外之寄扞
城四裔之民夾輔 中朝之盛故將與相等皆係天
下安危雖烽警寂息海內晏然亦當注意將相矧今
時事當復何先故建議百端無如用將議者皆曰天
下久治久安文恬武熙名將之材恐未必有縱有其
材誰則知之不知天下士如棋布惟所用之以爲勝
負必借材異代而用之是舉世道而任其降挹也 臣
甚謂不然去歲邊事孔棘曾舉將材如尚書唐龍等

今曾用之乎此臣所謂一退而晏安不憂者也將材在往時姑以異代難引證喻即如太祖皇帝肇興淮甸當時從者徐達常遇春等起自側微沐英以養子用傅友德以降囚用各著微業封至公侯此數臣者豈平居蘊畧預識其然由太祖駕馭各能爲用假令數臣生今之世何以甄辯之其遠跡草萊不能甄辨猶可諉曰不能今試有成效衆望所歸薦揚旣及而爵位若悵此不知何說也故臣以爲將未嘗之人而自未嘗用陛下試以科道所舉者若兩京同辭或撫按有薦先年敷歷載在司功者斷然用之責其成效如郭隗應禮賢故事何患將來之不集哉見而不舉舉而不先更求堪用非所聞也如所舉之將幸能用之矣其所資以用者曰權郭子儀相州之潰以九節度之師無所容其力曹彬受一劔以下江南非曹彬智而子儀弱在委任重不重耳細柳之軍御轡不馳江南之役至權貴不欲從爲副將今縱曰無此將材矣然曾謂有此委任乎兵法曰國不可以從外兵不可以從中御今總督諸臣動輒牽制賞罰不能信芻糧不能給繕修不能專攻守不能調倏然欲行奄忽報罷甚則槌舐小疵至相繩責請兵請糧

其成效如郭隗應禮賢故事何患將來之不集哉見而不舉舉而不先更求堪用非所聞也如所舉之將幸能用之矣其所資以用者曰權郭子儀相州之潰以九節度之師無所容其力曹彬受一劔以下江南非曹彬智而子儀弱在委任重不重耳細柳之軍御轡不馳江南之役至權貴不欲從爲副將今縱曰無此將材矣然曾謂有此委任乎兵法曰國不可以從外兵不可以從中御今總督諸臣動輒牽制賞罰不能信芻糧不能給繕修不能專攻守不能調倏然欲行奄忽報罷甚則槌舐小疵至相繩責請兵請糧

此正爲 國事然耳旁皇哀求延頸企踵而內應不
至宜其鯁鯁然結疑慮之懷而臨事蓄縮也此皆爲
賢者論稍有以得失凶吝回滑其中者求安之術無
所不至至有謂京師發銀自關而出亦自關而入保
全之道不得不然也七月邸報起用原任總督都御
史翟鵬委任之道似與昔殊恐達賊一去此意不申
當時舉動一彌文耳臣願 陛下明播此意申示部
司斷自 宸衷撰爲 手敕附近巡撫而下咸使聞
知凡軍旅纖悉各聽翟鵬相機運動據所成策具本
奏 聞其陝西薊州河南山東諸路不聽宣大節

制者即許翟鵬叅劾偏俾以下以軍法處之其有容
隱亦以罪論若不能悉心効力縱醜類爲 廟堂憂
此則翟鵬之罪在所不宥其他如戰攻之具芻粟之
峙車馬之備勒兵之法聲援策應之勢盡以付鵬庶
幾經營斟量部司不得阻撓於前文吏不得躡尋其
後不必疑畱而後行罰無候敵至而後策勲鼓無前
之勇收敵愾之効隨形裁割第有可觀西路總督三
邊移文申敕亦復如是此謂未有必勝之民先有必
勝之將兵家以氣爲主將帥之氣旣已百倍他復何
憂此任將不可不重也臣見 國家 列聖相繼壽

考作人 陛下咨詢賢哲於茲二十餘年至用一將
官遂難其選先後 廷臣論薦止一程鵬言官所舉
如唐龍等亦不多得非所以推延多士彰顯 聖朝
兵法曰選將於卿卿可將也周之尚父方叔鷹揚翰
飛入則為師臣出則為將帥當今人材或未易比但
臣考漢制邊方有警左右之臣皆堪出師唐團練觀
察自員外郎中以上皆任將帥之職排難解紛英俊
代見今左右臣工何其遠讓漢唐稱之良將臣雖驚
下竊為耻之然其故何也間嘗質問臣緣得其由
即我 先朝用人資級不如是之限等分不如是之

明京堂不如是之冒在今士習樂清虛而厭任事以
省曠為華要以職事為冗官夤緣求進冀陟清階四
品五品京堂既由此舉將來巡撫以次推用履歷便
捷一超而上積以成風臣以 國家平時不愛京堂
以寵虛倖之士一旦有急無有戮力任事者其他能
臣又一切散布下僚格以常例有才莫展此憂時者
所以必為之太息也 陛下清閑之讌一問輔臣在
朝京堂誰堪軍旅以何勲庸躋陟至此則其故可
知矣請自今凡四品五品京堂如有推陞廣求賢俊
無泥成規既陞之後欲如 先朝特差經畧故事分

遣數員行歷各邊據所策謀行之總督年終還朝以備敷奏其不閑韜畧難稱巡撫者陞遷之日許科道即時糾劾改調外任徐試功能因使髦士滿朝左右可用翼宣陛下精明之政不獨爲今日養將而已至於武職猶有可言公侯國戚世守山河之盟莫揀緩急之用臣欲請應襲者赴兵部習觀時事弱冠堪用者即令克偏裨履疆場一受節制於總督大臣使襲替之後遂領總兵之職庶重祿之下自有賢材而世家不至乏人然後乃武乃文帝心簡在惟命所適詩稱濟濟何以加焉獨養將者天子之

事舉將者又吏部兵部之事乃者邊方失事該山西巡按御史童漢臣劾總兵官張達巡撫都御史劉梟龍大有等誤事註禍之罪此三臣誠有罪矣張達臣不知其詳不敢謬論第劉梟等本持橐籥筆之臣實其冠軍決戰之績其何能及必至是耳邊事之警不爲不急詢于九卿不爲不衆決於吏部不爲不公竟無武畧之用或貽彼已之譏陛下有以知近日之舉將乎每一邊將員缺廟堂之上相顧無人非因分誼踈迖登崇日淺者舉以中之則爲人處缺而已其畧負譽望者恐其見推而幸其不舉自負不訾之

身先虞不測之禍誠何心哉臣以爲今日與陛下
共此生民之憂者誰也要之邊境之憂上則朝廷
下則生民耳臣思今日之警正屬殷憂吏部尚書許
讚起自河南蒙恩遇特厚陛下又宣召而面勅
之今後舉將但在得人不避權貴不卑小官無爲人
處缺以基禍階康濟實用非綴文飾虛者所辦讚必
感激能有以報効陛下臣又聞先朝兵部尚書
馬文昇畱心邊事延訪武臣每携簡囊出入懷袖大
小將材躬自筆錄每有報缺器使得宜兵務周悉
陛下遴選廣衆得如文昇者以更本兵豈如今日之

大謬不然耶大抵舉將無論文武取之有二一曰個
儻二曰耿亮個儻者彼且圖其大而況矜細耿亮者
彼且爲我死而況謀生有小才而特齷齪之懷負細
能而無捐生之志者不用總在吏兵二部得人惟願
陛下神裁而已虜患頗緩所宜亟正者朝廷之
紀綱紀綱維何曰朝廷所以令天下震服不敢違
越者法耳春秋城濮之戰而子玉誅五代史高平之
役而樊愛能死卒之爭長江漢而威振關南此明法
令之効也今三法司明刑畿內用克弼成政教然見
近禁網頗繁密於巖廊之前闊畧於邊境之上求諸

邊激勸不可得也往因 陛下垂恩曠盪將士恃恩以至今日但去年石州太原之犯猶先抵戰至撐拒不勝然後摧靡 陛下赦原斯有可言今年李纂李朝陽楊德何堂盧瑾張文懿或假按伏以避聲勢或恣旁觀以失事機或守拘攣以絕策應罪皆難原而李纂遠任懷仁退避嶂頭致賊過左衛犯馬邑而漫然不知若言鋒不可當何不殊死一戰遽令深入罪狀尤甚 臣第恐有掇拾殘功希掩惡跡俾其漏網者 臣本刑官謹按大明律失候軍機者斬豈有虜越城堡踰重關城外關箱爲人虜掠而無一人當其罪

者兵法一鼓作氣曾不一鼓曾不成列斯其謂何不用命戮於社三代已然不能謀人之軍而死亦載於禮將臣可宥百千生靈之命獨不可閔耶 朝廷閔生民而勅法將臣引禮誓以就刑此於明作之中實寓中孚之意願 陛下即下紀功官明勘以付法官處以前罪不惟典刑慎修且令邊塞踊躍前車旣戒作新將來此之謂紀綱正紀綱正而次第不舉者未之有也將官布列所欲言者在明其職守即如山西巡撫 臣曾訪詢故典原應於鴈門住劄故其官銜欽差提督鴈門等處地方 朝廷之意先鴈門而

後山西邊徼靜而後內郡安也今移入省城矣重兵利器擁以自固甚非 朝廷設官之意大將旣然踵舛効尤諸將可知未至而懼戰戰惴恐各擇安固自保其軀誰有爲國當敵者請自今申明職守山西將官各於臨闕處所建立衙門不令仍前深居避敵巡撫一移其他自動斯偏頭鴈門等處元戎耀威部曲生氣乞 命兵部即行山西將遷改日期隨具奏

聞不至因循斯亦計之可採者也兵法固宜聯結聲援於內尤須撫安內附者以絕虜援因防首尾衝決之患趙克國伐先零而赦罕开爲此爾近見該部具

題行河南山東保定各巡撫都御史俱於要地設備又選領精銳河南爲山西援山東爲河南援保定仍與山東河南聯會併力擒勦庶在內諸路成聯絡之勢併甲兵之力然虜亦有援不可不慮俺恰吉囊旣來深入而小王子擁衆數萬於獨石地方最爲伉健且援東則東應援西則西應變動難測方宜周防東路朶顏諸夷西番各酋俱假進貢貪求無已稍一裁損彼輒不堪而三衛尤甚每稱結婚西北搖脅邊臣即此見其禍萌已動萬一連結干戈搖動心腹計將何從夫醜夷之屬却之成怨受之則驕獨乘其習義

易制及其崛起難馴雖難遂其谿壑之求不可致其
怨悖之患臣欲請起用邊方大臣赴京候用者特

命一員總督遼薊地方綏徠諸夷宣示威福關外營
中視爲一體山海內外總一事權西番內附者申

命寧夏總督都御史賞諭優納示國大體務假羈
縻之虛文遂斷北虜之羽翼庶固內援永絕他患

京師者天下之樞紐因時事京師戒嚴內外震肅
修飭興作庶幾乃事事有備之意獨築外羅城之議

至引小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爲喻臣以爲不然夫
成周爲邦君樹藩屏者千八百國後德衰自相征伐

于斯時也以諸侯攻諸侯因各以全國之力營一城
郭以自衛絕大國侵凌之患今天下全盛金城鞏固

且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民所會聚比屋結楹雜集浩
穰當連三輔外郭之建焉得人人而納之旣傷無外

之化不免動作之勞此臣所謂張皇者也臣願凡
京師興作亟願停息悉心輸力專事邊方縱謂不當

解嚴亦在命提督團營尚書劉天和加意團營勾
補缺之選練精強或於九門各擇便地聽其散操其

京軍散處各縣或武清河西地方者取其正軍克實
京城斯亦不可謂之不嚴矣若竭帑財而示張皇努

力經營反為虜笑臣不願今日為此以上用將任將
養將舉將振紀綱明臣守固內援停工役凡八事此
所謂關係 朝廷綱維修順治以振威嚴者此也兵
必先定制而後士眾不亂士眾不亂而後刑罰乃明
刑罰既明而後萬人齊刃故兵法曰卒畏將甚於畏
敵者勝未聞豪悍緩散擁數萬之師執狐疑之心乃
得勝策者也 臣居 京師時頗知大同鎮軍自癸巳
李瑾之變以來猖狂恣睢驕氣未殄將帥曲為包容
名雖服從實懷無忌鎮軍既然諸部相效間居則揚
揚莫禁有事則選募不前大同地方切近偏關偏關

之與河套初無限隔實為虜衝以驕軍切近虜衝斯
已著之患且達虜往時每於延綏固原等處為患今
獨從大同何則延綏忠勇而大同易與也 臣每聞議
大同軍者輒為拊心嗟歎謂撫御無人至厯 宵旰
之懷揆度處之方兵不為用由不服操練不服操
練由饋餉不給饋餉不給狂駭怨詈至不可言則處
大同之道莫若糧餉為急乞將大同貯倉銀米亟補
軍人月糧之缺令都御史翟鵬曉諭豪強示 朝廷
恩信且官軍涵浸 聖澤垂二百年何至一旦陸梁
至此 朝廷不即誅死令爾自新鄣塞前愆又垂仁

賑給此外何求仍前不悛有法而已尤有未協及於街坊肆行不逞者須付法以警諸軍若謂月糧未易即補如副使胡松建言減班軍之費以益鎮軍未見舉行似當酌處又聞大同因軍不服操演教場數處鞠為茂草糧食一克操練最急臣以處邊莫若先處大同乞下兵部詳議先示輯柔之仁繼收震讟之効臣又聞偏關之外套虜渡口居多而防守無正額之兵近畧多借民壯改戍軍人及關內隘口亦稍稍整集夫少置兵不能固而多屯聚不能給而議者輒曰例外發銀恐不可繼今之窳運正非欲其繼也解一

時之兵患備一二年之兵食耳且動搖之禍與輸轉之勞孰大此較然者若三軍以乏食喧噪主將以乞糧哀請形之外夷非所以杜塞克殘宜令宣大將官約議一二年常費及客兵調集之用本年解到京倉銀米或臨德等處倉糧亟為量發該鎮以慰士卒之心壯禦侮之本儲峙既豐尤在保障山川丘陵以為地險王公守國者因之因其自然也故防邊者因險為關因高為臺因曠為堡所以外固藩籬內資耕穫戰守相籍治邊者輒曰築城夫用百萬之力糜百萬之財使邊人繹騷而不得輒寧者此也築之縱成虜

寇潰墻而入曾不踰時而數萬壓境一年之中若未
遽成百勞而無一益永費而無暫寧也臣以修堡易
修城難願用兵部主事許論邊論修築五堡鎮城兩
掖二堡議募軍分駐纍纍相望犄角之勢匝月而成
所謂馳聲而責實形格而勢禁也又臺堡成列加以
溝塹馳驟艱難乖其所之無懲張文錦處置失宜之
變因廢經久無患之策昔人稱長江天塹有時而渡
若平地然故又以人爲城奈何兵士不克必資召募
因癸巳大同之患常召募竟不得人或不應募遂莫
有言者不知當時爲處置乖舛故也懲咽廢食良謂

不然近該科建言於山東北直隸徐邳等處各召募
勇敢送赴軍門職則謂兵非土著無益勝敗之數不
習騎射不知山川不耐苦寒無親戚切身之憐而退
有後地雖有應募者亦不可用當各就本鎮附近招
來官舍居民凡跣弛之士精悍之徒俱堪收馭在足
其用度加其廩旣均其更番備先鋒者爲上備行列
者次之久久號召分之部署當目得人不可令勾補
破其家不可令役使妨其業不可令入籍世其軍恤
其疾苦懲其侵侮明揭榜文庶爲永式且三晉地故
多逋蕩無賴至如大同鎮前後名爲官人者多鬻販

興利劫財殺人抽取市貨法制所不能禁尤恐其轉徙而爲虜資請遂收之以益邊兵漢唐邊釁不減於今而匈奴之敗頡利之禽光著史冊宋至削微猶有鬼章之捷足爲美談夫何數年以來士氣不振竟無一舉可以愉快人意何以厭塞天下喁喁之望北虜未喻 聖德凌擾二垂雖彼之亢滿方甚而邊人之憤怨已盈又虜者易盈易畏清風店之捷也先喪氣馬文昇經畧西邊而火篩獻俘由此觀之在經畧與力戰耳今北方經畧莫甚於兵臣考宋止延綏一路尚屯兵七十餘萬不意今日大同土八萬餘又分析

隔散其所分地輒不相救狹隘之處守者以千計耳以數千當大衆河汾之人捧土以塞盟津知其不能勝也近因山西兵力弱甚每調榆林客兵爲應臣以榆林或不可頻調榆林以窮困之兵宅不毛之地將士枵腹不得一飽苟圖行糧冀免旦夕而榆林西路及魚河等處偶一乘虛彼此受敵臣不知其所應矣要之客兵可接遠援而不可使近攻者也惟當廣募土兵屯戍有法前該南京給事中王燁等建議欲聯合軍衆懲按伏分屯之弊臣以爲此議可用然亦在大將調度得宜夫合萬人之兵非由觀美實在得心

故曰聖人御衆而無忿鷙之師是也夫屯兵雖崎零
隔越及其臨敵不相爲守由平居將不恤士無踴躍
用兵之志耳先令將帥給養撫恤無令虛鞅所望如
臣前陳足食之策因結合兵衆彼此協應閒居則各
營會聚揣形計利執機圖勝務利器具或廣間謀當
其有事刀斗齊動烽燧相接自前爲角自後爲犄遠
駐爲援雖千百營而自相呼合促督進戰不得少畱
乘城拒塞布隊列陣之師總爲一體靜以待讎逸以
待勞揚兵耀武可以伐謀夾攻衝陣可以取捷挫其
先鋒必矣不挫先鋒欲要後路此邊將之失計也惟

兵部移文巡撫衙門務令整合以圖後捷一見我武
奮揚之功即有橐弓臥鼓之次臣聞山西軍民殘耗
墟落空疎往年已然今歲蹂躪之後塗膏草野即其
變態當復愈甚原因將帥失職橫被生民及其死傷
儻將帥懼罪閔匿其死奏報不達 朝廷煢獨不蒙
存卹斯何其劇與中原人心不可稍失用防未萌開
錄什一實則千百此弊不可不加澄察 陛下即命
紀功官今歲所過城邑村落幾何所殺傷幾何其所
殺傷請封殖其家砥礪死者且緣定將臣之罪不得
掩飾冒功因錄死傷而更議賞罰則濫殺平民而虛

稱首級論功加賞而止及權門俘斬移其功獲取規其利如故事者當之責紀功矣此收人心一策也臣思沿邊自染醜虜苦毒備罹幸而虜還救死扶傷日亦不足徵科日急賦稅不蠲以彼力屈不勝其求更加之筭掠酷烈之痛何以堪此該科叅稱主事劉永徵糧太急乞願取回夫劉永亦非不知虐徵之罪第邊事莫先糧餉遂顛心饋輸不恤窮匱非所以稱天子哀痛元元至意且違固內攘外之道臣思馳驟之餘今秋無望乞遂蠲免今年沿邊田糧若謂邊儲不給亦宜例外發銀如兩淮鹽銀京師各處籍沒

資財并臣所謂工役省費皆令發解邊方以甦邊困以固腹心不宜重徵以搖國本以上處鎮軍足糧餉廣召募督戰攻錄死傷蠲賦歛凡六事此臣所謂責近功以紓邊患者也近該南京吏科等衙門建言屯田之利臣竊思之以饑餒就戰之兵使釋戈予而緣南畝定猶解危急之病而方種救病之藥也若戰守有次此亦當言然屯政之利無他去其害屯政者而已臣考趙克國屯田自燉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制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利今饒沃并於富強荒瘠困於牛種耕歛奪於私

差輸稅脅於包攬屯地太廣屯糧太重剽爭無禁疆
畔不定此屯政之害其他委曲事宜在彼中詳定難
以預究願 勅該部將今年以前將屯政之害一切
議除又 勅吏兵二部於臨邊州縣衛所州縣置屯
田判官縣丞一員衛所屯田千戶一員各兼巡邏以
防剽竊經畫屯政又令該省布政司分守官按察司
屯田道各專領 勅一道督理諸司屯田官不稱職
者嚴加稽覈考績之日務求功能勿令藻飾虛文無
益邊餉官有專能然後地無餘利兵農不分耕戰相
協 陛下裁行甚便近見該部議處鹽法欲改納銀

之例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塞竈買竈之弊
似稍可觀然未聞果濟邊用何也曰積粟無用商賈
徹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藜莽未易通商要之
屯田鹽法實相因成政鹽法通故佃種益力屯田舉
故商賈可依靠 陛下即令屯田官痛革竈姦廣募
正商稍益常課詣吏上納者即備客兵行糧勿歸戶
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 臣不勝願望但增改鹽課
於前須盡減餘鹽於後自先年御史秦鉞巡鹽兩淮
謬增餘鹽希圖 恩賞商人大失其資今雖裁減尚
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客商通鹽法 民之食濟困

良難究運非恒久之策鹽糧亦有限之課西北漕運不可不深長計也三代而下秦漢隋唐咸都於雍方物畢至山西又自古帝王之所都地形不變塗路具存但未之思耳西路開渠西漢隋唐咸有舊路關東汾晉之粟歲漕二三萬餘即今關陝船竹筏亦通往來其在山西者九河故道容亦可尋縱西路有龍門析津之險山西陸地尚多悉心求源開置小河亦堪短運陛下於事稍寧定之日宜召工部裁度所宜或相平流以便水運或改陸運以避湍險或置倉庾以便輸納或造舟車以資裝運或時導滌以防淤塞當省陸運五倍之費此願陛下存省而徐圖之邊方之事誠未易言大寧改而宣府危東勝失而大同弱受降河套隔而榆林饑今之邊疆如人雖非患痿痺之疾亦極羸削之狀者也大寧東勝或有難為弘治間亦曾搜套邊民頗得樵牧其中不圖今日遂為虜巢稍復故事即能拯安生民此臣所以欲陛下委任總督官先為振救之策益圖萬年之計總在臣所謂用將者也他如戈甲之制弓矢之利茶馬之政戰車之法豈有將賢而政龐者耶以上修屯田復鹽法議漕運恢邊境凡四事此臣所謂燭遠猷以圖

永寧者也。臣前所陳者救時之藥，喻政於藥，臣爾佐爾使爾君未與焉。臣所謂君者何也？曰一心志勤警惕也。臣見數年以來在朝大臣各不相能，先該給事中錢薇論奏大學士夏言尚書霍韜自相攻擊，蒙陛下警飭大臣使相和協，以臣觀之和衷之德，猶或未能各挾形跡之私，未崇斷金之實，自執所見弗能相通，治道良如人身流通則無患，壅隔則災眚。陸賈之言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周勃太尉擁重兵而無所能，竟成於陸賈之一言諒哉。流通之益也。今堡伍之情不通於將帥，將帥之情不通於總督，總督之情

不通於本兵，本兵之情不通於輔臣，故雖朝廷未能悉邊情，博群策也。願陛下勅輔臣以下，協恭盡能，脫畧纖介由朝廷以及方鎮，由方鎮以及士卒，夙夜圖惟，譬之同舟而防風波之患，鮮有不濟。然大臣瞻仰又在陛下，一心臣考本朝太祖輩胡元成祖犁虜庭明準則以貽嗣服德業，踔絕不可名言。二祖以下天順間於也，先成化間於毛里孩加斯蘭弘治間於脫羅干火篩，雖稍見控紳國威方今勝策決之來年之一役耳，燕貽無疆紹承丕顯不待再舉而定，所以優養軼材爰整虎旅興昆

吾之師以消政扈振六月之伐以遏孔熾者願 陛
下日寘于袞袞威稜遠揚坐收 廟勝詩曰昭茲來
許繩其祖武此之謂也 臣向讀漢書見賈誼流涕太
息於漢文之朝其言曰火未及然今火已然矣 臣才
不逮賈誼而憂國或過之觸情覃思已非一日極言
邊情遂幾滿萬不黃狂愚惶恐死罪仰 祈俯賜矜
裁無任悚越待罪之至

自知堂集卷第十三

自知堂集卷第十四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記

可愛齋記

可愛齋在衡少府廨之東閩南江袁子佐予知衡之
三年幸天畀之登民應之豫見廨前有池環匝踈柳
假日治亭以蔭以嬉因甃池岸形如半規名其亭曰
水月延郡僚落成之齋前有水與亭水通蓮藻榆桂
芬翠浮映於玲瓏泓澈之間本可愛處袁子以次更
葺之益以湘竹竹出衡湘深處叅政岫巖祝公所貽

植數十日即森然如立琤然欲鳴袁子愈益愛之誦
韋江州詩云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此齋之所以
名也予嘗因宦游得閱用世之士盛氣銳功雄攬趨
舉感激乎晨雞之鳴而叱馭乎羊腸之坂雖有林麓
水泉之奇弗暇好也而或足以建不毀之績及夫情
厭軒冕之寄而意豁山水之間則留賞乎動植之勝
而聯倦乎丘壑之幽名實庸烈薄視弗爲而或足以
遂當年之志嗚呼所之倦而情物遷矜戀重而寄愛
淺斯二者亦不無一世之名流而湛情嬰好均非以
語游物之外也應物歷典名州憂民理務鎮以玄雅
結齋之詩所謂茲焉即可愛與他日贈釋子之詩有
云語默雖殊致喧寂兩皆禪二語相符似窺一斑而
江州終得之禪非吾學也予蓋嘗談學於衡而府僚
因稔證之灑落由於常存常存由於戒懼是故積戒
懼之心徵灑落之致不毀之績非不爲也而未嘗無
好乎幽勝當年之志非不遂也而未嘗必取諸吾廬
方其治事非有所忻而銳及其覽景非有所倦而託
羊腸江左之勤勞竹林南山之幽致舉能似之而動
不滯於勤勞靜不矜乎幽致則羊腸江左竹林南山
知其行有不得已也袁子循良之實幽寂之好得之

證學又不異乎江州也與袁子請記因復語之曰昔子猷愛竹不問主人輒命駕詣之今於齋竹主人無不問之遽矣命駕輒往之興誰當有之乎袁子噤然笑曰以屬吾之長官長官遂不辭而以自寓云長官爲誰德清蔡汝楠子木甫也袁子名成能從道其字

中洲書院記

楚有夙學好修之士曰中洲郭先生其在膠庠督學霞山蔡公甬川張公獎其學辭選貢後十年繇正貫入太學司成涇野呂公嘉其誼以是先生之文行盛有聞於時而東郭鄒公以下各爲詩歌以贈欲以先生國風士也其家居時處別墅不以瑣瑣生業自溷而惟恢復其祖宅一區因爲祠祀其先君潛溪公涇野先生題其祠額之曰思孝實中洲書院之始先生旣建堂奉先以貽後而先生之後蟬聯振拔長公崑次公岱少公嵩因堂而新之理其垣墉葺其茨蓋爲門三楹東郭先生題爲中洲書院而串堂之內爲堂五楹額曰懷中斯書院之名所由起也忠孝之後堂先生曾羣子姓而教之椿桂及集邑中俊彥繪綸文之圖說毛詩傳龔李輩此書院之所以談道而樂也爲亭爲池雜植卉木聚邑耆英大叅內濱初公縣令

南溪謝公采軒初公輩詠歌徜徉率兒曹觀其揖遜周族之禮此書院之所以養恬以嬉也時祀以興水木之念即祠以舉冠婚之禮此書院之所以崇古始也記椿桂而立身行道比於芳茂闡學術而揭日用庭除察其道心誘掖賢材周贍貧困孝友節義拳拳爲訓此書院之所以彰名教也及夫廣懷中之義立大本達道之齋園曰五畝所曰講經亭曰環翠臺曰秀野闢菡萏之沼標聚德之居所以弘啓佑之功備書院之制繼先生之後者彌有光矣而長公以下舉其懷中之心以會夫思孝之心欲於百歲之後而常

聚乎一日之誠及子孫之衆而無替乎一堂之志雖處清廟明堂之間而不失其懷中思孝之懿此記之所以請也蓋嘗聞東郭鄒公之學矣思孝懷中豈二道哉其傳之師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夫孝者不慮之知非由中出者哉克其不慮之知以至於無所不良此聖賢所以立大中之矩者也故由戒懼以臻位育自內省以懷明德涵孝立中在益懋焉以合先後之指脩之一境行之海內庶無負先生經始之圖及涇野東郭二公題額之意爾先生雖立德不試而行學有嗣少公舉進士理刑杭州方行所學於吳越間

匡濟當自茲始而長公次公俱已發蹟楚庠行且彰
施不匱書院之學日益昌明誠不可量也唯先生未
發之蘊暨予所聞之要特併記之用質于少公且聞
于書院之同學者云

閔雨記

嘉靖辛亥夏五月癸卯不雨至於六月庚申雪是夕
微雨仍有事于壇廟丁卯微雨甲戌雪丁丑微雨仍
有事於壇廟庚辰至雨毋山七月癸巳至乙未連日
雨雨毋山大雨是日謝雨罷雪壇

明故奉政大夫江西瑞州府同知陳先生墓

表

歛春野陳先生既亡之三年為嘉靖己酉是年秋九
月其弟有守將葬先生於楓林而遣季弟有家馳尺
書來蒸湘請曰吾兄當嘉靖壬午舉于鄉後知三州
有名進秩奉政大夫江西瑞州府同知未任卒今
日葬于楓林吾請瑞石江大人銘諸幽而又聞古者
記銘之意顯然鐫之金石鍾鼎皆取表曝當世示憲
來裔後之有表者疑即古人鐫金石鍾鼎之意也吾
兄行述幽刻之外當復有表表之莫如大夫宜嗚呼
予烏足以表君子使當世稱之來裔憲之顧察民俗

抹鍛樂道鉅人長者之行而春野先生又非止其行事可表予自束髮從家君遊太學以伯父輩事先生河南改歸德州爲府予創守之而適繼先生爲州之後則平生之誼與爲州之政皆宜表見於予文先生季弟不遠蒸湘以請予者或以此也方嘉靖甲申博陵崔先生爲南司成崔先生早以文章氣節馳名

孝武廟時錄是天下知文慕行之士大率盡詣南雍崔先生品第其魁雄者以風外士則家君與先生又持在選中崔品先生曰此其文胷中卓犖負氣節者崔先生以議禮去而增城湛先生爲司成方倡絕

學以禮樂教太學生曩時師崔先生會文之士不改初會衍湛先生倡學緒論時湛先生每謂先生敦樸似參柴之間而省其中又琅琅解世事家君君會中士亦咸指爲君子長者予時纔九齡待先生考鍾詠詩又竊聞諸父友頌稱先生之美心記盛德因未蹈時機亦不能深喻其所以爲君子長者之故及今趨走嶮巇多閱世情搶攘乃深思曩時會中如先生蓋儻蕩無城府一時太學亟稱之不虛也先生卒業之十餘年謁銓授知河南歸德州州人至今稱先生廉予間嘗檢府之案牒及篋庫之籍則先生賓禮及自

奉約舊費十之八九而故事歸囊者先生以入公帑
凡二千餘金中州鉅家以趨公府得一盼為榮而諸
家伺先生者卒無門以入先生鎮以雅靜為政不苛
諸鉅家亦無怨尤先生者州為齊魯關陝燕魏之襟
故多盜而先生又能擒馭賊高寵餘黨以獻監司賊
稍稍屏去唯先生不養交游貴人至厨傳無所增飾
而中州上官率卑視州縣吏竟為上官所忌調先生
簡地得四川巴州巴州之政予不能採記第傳聞先
生之廉恪不懈於為歸德時而所遇上官則非中州
之卑視下吏且多忌者故知先生者多署上考而脩

學校增設漏澤園清漁稅與去後見思語具在保寧
志中先生自巴州持服歸後補湖廣歸州其介如初
當道列其治行以示荆南守吏無何陞同知江西瑞
州府至府之兩月而先生卒距生某年享年有幾嗚
呼余嘗目擊夫士固有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又
有飭躬於利達之境而一逢輻軻終不振者然則
先生君子長者之行不難於為諸生時難在於知三
州而不改其素吏治廉恪在歸德者無難而沮忌之
後彌勵介節為尤難也先生可謂君子之不變塞者
非耶家君頃年念太學友生凋落甚眾尚未知先生

已謝世事予在衡州忽見先生季弟來方承先生之
動靜何意遂言先生物故予又哭先生而表之也先
生官不登用巖廟卒又無子嗚呼重可哀也已先生
名有容字某其先胄由睦州桐廬始祖鬲山公諱禧
唐廣明中以巢亂避地歙州愛休寧滕溪山水遂家
焉十七傳而弗齋公宜孫登進士與族弟定宇先生
以文學道德知名又五傳處士思誼生友蕙公天護
奉例冠帶孫企菴公鰲治春秋為太學生官沁水教
諭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三子長乃先生先生配金氏
生子多早夭女二人長適庠生黃通理次適庠生吳
欽儀先生無子命有守之子新筮繼其後先生早慕
定宇先生之學葺其遺書及居家孝友諸懿行江大
夫為敘而銘之矣予所謂君子長者之行平生之誼
及為州之政者敢謹表之以揭于楓林之原

費處士墓表

費處士名玲字文和別號愛耘歸安庠生守魯守經
之父也虛士命其子業朱氏易而受易學於家君家
君此與處士交處士故與其鄉知連州東湖費公
友善連州又家君知友也每連州訪家君山中必約
與俱來家君往謝之兩家者仍設具飲食更相召也

故自家君謝延平事山中相須甚殷而余亦得竊聽短長論議於兩公之側或有屬問則避席謹以正對處士顧心重予嘉靖丁未十一月處士病且革語其子後事畢仍嗚悒如有所屬連呼予與茅君順父守魯臆計之爲其身後之銘與表也旣而守魯遂以表屬予予謝不敏至述呼予狀且死而念令名令予亦悲煩至不可禁遂不欲固謝而爲論著之使鑱諸墓上處士墓在下澤之傍其園曰投老園處士所遊息處也自其先處士亡而處士久益慕之故擇遊息地於墓側暇則出游集冠蓋其間一座方呼酒肆眺爲

驪而處士獨徘徊吁嘻又若不能捨去卒與冠蓋留連竟飲且曰吾兒子輩稍能服勤便當棄世俗事投老於茲與吾先父母旦暮相隨足矣後處士卒卜塋不協於他所卜投老吉可謂不違處士之志矣先是處士先祠旁其鄉結屋事社神鑄懸磬重數鈞節晨昏供奉拜禮遡其年當處士生而處士屬疾之日道人扣之磬聲死有頃忽裂墮地越十日處士不起嗚呼然則處士生死果有關於一鄉者乎處士爲人魁岸精緊善治生至其所存腸如直繩雖遊公卿間不能磬折爲禮唯感慨重然諾廉辨有口剖折事理人

人稱服其人即抱意氣雖微必下之或媿阿首鼠兩端則面折之兩顴頰色聽者皆為之顙汗愛處士者反以此重之陽浮與交而實心忌處士者亦繇此也事繼母有禮而善撫其弟穉至老不相尤嗇於奉身而歲歉稱貸則不惜其貲說者謂處士純持勇自負斯實不然山澤之癯意有所慕而志有所挾所以挾慕率循而行未必概於中庸而無損其為直躬固一鄉之士可表以示頹俗者也不然世之營家者聞居自恣而獨結貴游俯僂柔粟出則又以矜之於鄉澳恣依違寧損正直不忍傷人不習遜順而忍死不擲一錢貧約日長富貴患促以老為諱而神營日注惟慮不給主目前利不顧後名斯視處士何如也守魯具處士行實其可書者不一而予惟誌主備記表者表其特行而已故止書之如此處士之始遷祖曰秀一秀一生懿安懿安生仁仁生孟洪孟洪生鐸處士父也配姚氏生子二卽守魯守經守魯娶吳氏守經娶陳氏朱氏孫一名某女一適長興太學生朱某其先為崇德人家於歸安之傑塘自某公始也卒之日為嘉靖丁未十一月十六日距生弘治癸丑五月初八日享年五十五葬於投老園為戊申某月某日

明故大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叅政渠陽沈先

生行狀

渠陽沈先生諱師賢字德秀湖州德清人永樂間高祖樂間公某由灌溪徙家於栗安生某某生先生父北疇公觀以先生貴累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汝楠曾爲公行狀乞史氏爲銘以是其行鄉人皆猶記之生子三仲乃先生先生爲人吾鄉醇行君子也家德清而界於仁和海寧崇德境上蓋大姓之藪然而煩縟巨麗之好便儂機慧之習先生畧不誘於其中端凝愿樸自年十四五時人爭器之處同輩和厚然

寡言笑莫窺其岸下帷講誦或旬日未嘗離一榻也長益務律已取與之節雖汎應時常如或染垢膩非止畏苞苴而已又不爲駭世崎嶇之行故所居無可喜談之績至其沉機砥行能要其竟成而愜於輿論以是人終服之吾鄉推大受者必首及先生而先生以四十五歲卒嗚呼傷哉先生少貧然負敏資其從父堯卿方延師授其子朝臣經學因挈先生同游先生與朝臣更相籍也先是沈氏族業文學頗衆而未果聞於庠沈氏相効聞者益盛先生當考優謙下意

烝烝如湖州府淮陽萬公見而異之曰此非但優文者嘉靖戊子舉於鄉明年己丑登進士第觀政選部年獨深多所講肄志不欲為藻士習惟識練國家故事居官執行初授屯田主事匠人梓漆磚甃之屬約量稽察於物無遺算治之無厭心若老於將作者一年適雩壇清馥殿成例陞本司員外郎先生隨例拜陞非其願也尋以員外郎命權荊州荊州川貴之戶樞吳楚之上游商貨殷奏而權商者多敗轍先生行有為先生懼者先生自惟曰不聞貪泉乎君子飲之何傷抵行署即曰吾聞稅輕則商集商集則貨流貨流則課足反減舊額十之二三而商人從川貴至者果益衆楚蜀諸藩并南方諸貴人往往市材木其間而蠲其課蠲貴勢則必增商旅先生曰毋病商寧病貴勢也一無所蠲故商人益平而滿歲之日國課不虧加以先生之檢約因愈有令名還掌節慎庫節慎庫者尚書建業劉公請立四司財課之總也自未立節慎以前出納多淆先生蓋承既立之三四年益用明勅尚書福州林公嘉之曰可謂能成劉公之美政考署廉謹適營繕郎中缺林公熟察諸司無以易先生者因薦之吏部吏部請以先生掌營繕事先生往

爲屯田司財課廉者可辦茲爲營繕則當大工紛
錯而故翊國與工部時議論相持稍不加意事且叵
測或純主翊國議亦非所以恤財費裕國用非中有
卓識者處之不能無尤先生持算明甚而外遇翊國
和悅而諍唯唯否否無不當者故工部諸曹被罪者
多先生慎恤國用亦不以此罹患于斯時也先生可
謂苦心其間矣諸司郎中如象山王子長茶陵廖叔
愚鄞范堯卿平湖俞禮卿皆汝楠交厚知數公論事
往往雄畧邁人而不能不折衷於先生先生之論平
則無後悔故也爲郎中三年當嘉靖戊戌 太廟

慈寧宮訖工先生例應得卿寺官而不欲以土木功
叨津要曰曩進員外郎雖迢遷不出部司今自郎吏
進顯綜非曩時比力求補外得福建按察副使至福
建則分巡漳南慎督海防多所釐正武平缺則權巡
武平提學缺則又權署提學先生皆不以攝官自待
所在必明振憲度或政事填委非刻日辦先生亦不
促促取効月計之則先生治事甚詳監察御史交章
薦之辛丑先生聞北疇公計持服歸又三年起爲山
東副使整飭薊州兵備虜警之後方備西方必益固
東藩時都御史朱公督薊州軍務巡閱堡哨沍寒月

旬日歷千里餘探甲冑於崎嶇林莽之間先生後行
多所建白行盜賊相首法即多散去邊政一時肅然
而先生亦從此陰受病矣頃之陞四川叅政督理糧
儲會母宜人卒先生勞與憂并疾發腰股間痛呻吟
徹晝夜繼宜人卒時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生之辰爲
弘治辛酉十月初八日戊申十一月十六日葬於某
原母吳氏累封宜人娶周氏繼娶陳氏俱累贈封宜
人子一陳出曰才美女三長周出配庠生徐子京次
庠生徐廷試聘次庠生閔一本聘先生平生廉潔衣
不綺麗食不重味父所遺田以讓其兄而自以祿置

田一區卒之日蕭然無餘貲至不能周葬事卽此先
生在吳西士林中皜然獨行明矣汝楠少游先生之
門悼先生以大受之器不及中壽思所以表先生於
旣沒之後曾貽師博士書曰汝楠按禮經有沒則祭
於瞽宗者今之配祀孔子是也有鄉先生沒則祭於
社者今之鄉賢是也自壹行以上可表者謂之鄉賢
先生何止一行哉旣而師博士白之御史提學御史
堤學崇其行而俟其蓋棺之久竊惟吾德清立庠百
六十餘年中間以鄉賢祀者車公昭聞公良輔兩人
皆歲貢至鄉薦以上未有聞者儲養至今乃得先生

持行不羣縱未達之天下自可風乎一鄉此典自汝
 楠既為之發端當必有竟其事亦嘗以此告知縣事
 揚州郝公某郝公欣然是之獨先生行事汝楠雖忝
 宦游從先生末行在京師與先生分曹而治及先生
 按察以後又南北間隔稍有所聞亦不能具載聊因
 先生從弟朝臣事畧更加增采誠所謂掛一漏萬若
 醇行君子之一言則可以槩先生矣

誥封宜人先母陳氏行狀

先母姓陳氏父東菑公諱玘歸安人博朗自喜大度
 汎愛人生先母甫六七歲時公每教以誼方母奉教

顯顯禮義自將事母胡氏嘗寢疾母倉皇剖股肉進
 飼已廼愈東菑公一日得家君曰是吾壻也會值先
 大夫父困出贅為陳氏壻焉時母年十五沉毅多感
 槩東菑公為置業上強里中葺居止嘗謂母曰汝吾
 最幼女所篤愛誠不忍二視子女為汝置產鈞所生
 男母起辭復從容言於家君曰吾大人以君不克又
 以愛女之故欲授君業家君未之應母甚言父宗遺
 業不可受蔡族雖困舅姑之墟墓存焉君當思振蔡
 氏寧久羈縻在外見哀於婦翁家君深喻母意告東
 菑公即消外館舍之是悉辭產歸舅氏家君專事經

傳之學受徒講誦每出百里外終歲一歸母自勅厲
總家務女紅不廢休乃誦孝經小學語孟女史諸書
舅黨奇其清苦會陳氏亦衰家君與母戮力維持之
教陳氏諸子俾有成迄十餘年日計歸蔡之業時家
君食廩于庠及教授生徒已久以所餘資經營于前
山之下以正德乙亥正月十日居之先此三歲家君
嘗遭危疾母侍疾餘有後嗣憂乃相家君娶汝楠生
母沈氏遷居之歲十月己未汝楠生母撫育不肖慈
懿篤切少患疹病甚母沈為請于祠廟曰若危寧代
吾兒悲涕竟日不食醫來診曰無患母始為一殮母

之愛不肖不可名言故不肖年七歲餘未知更有所
生母也少長即訓以道誼教必稱古人時與母姪二
三輩同學歸沐侍論有非名理輒正色教飭之聽者
皆悚每歲時飭祀具必滌濯靖嘉敬其明神曰以教
嗣子孝也時家君初事生業每有不給亦不為患或
謂之曰何若為愛女時終以自業為樂自後家亦稍
振矣又七年嘉靖壬午家君舉于鄉仍卒業南大學
家君在學有時名多從游頃之自南雍歸鄉人聞風
誼來者益眾母主中饋俾宴敘歡飫無匱盡所蓄藏
以供不迨家君若不知也一切燕禮家君靡有關失

母多內助焉又十年嘉靖辛卯亦預鄉舉明年舉進士觀政兵部母嘗貽書末言溫恭之詩兒其誦之所敘云云皆至言今謹藏于篋笥又三年甲午汝楠以行人奉使齊魯便道省侍母問仕宦情狀因曰汝讀孟子所謂大丈夫者何如吾願汝爲名流不願爲高官丙申復以右司副奉使荊州因蒙 恩封母孺人勅曰家有主母是謂嚴君成子之恩與生者等國家因其子而褒之所以貴貴賢賢敦風化之本也爾陳氏生有懿質長敦淑行順以成夫名薦賢書惠能建下慶鍾胤嗣宜鉤錫典以昭母儀茲特封爲孺人雖

曰恩緣恩亦足示勸汝楠謹致 命于家尋擢刑部員外郎母問不肖曰汝今司刑刑官何尚對曰自古明允爲先母曰明以服人仁主生人與其有服人之知不若有生人之仁汝楠後每慮囚輒念之不敢忘丁酉十二月自遼藩竣事歸值母嬰病憂惶不已母以勤身砥勅故夙邁羸疾中年有心腹之患至是病日深不肖泣下欲留侍養母聞言愀然曰汝奉使且受命宜思所報稱汝父又待次京師日夕望汝吾疾病有汝生母在努力事君父以宣忠孝不肖不得已勉強就道至都下五越月家君初授福建延平府同

知家君戒行汝楠卽移疾乞歸誠思竭力畢情昊天
罔極又遇例授汝楠奉直大夫封母宜人 制曰主
母配父而尊綱常攸繫矧以嚴濟慈相夫成子今古
爲難爾封孺人陳氏秉性純孝制行易良閑習圖箴
著爲訓誡蚤夜祗慎相夫顯名閨門範之矧聖善由
中仁慈逮下卒能撫成嗣子以清才令望紹美甲科
惟爾保佑之功不大爲女史光哉夫今偕老子亦重
褒德壽之貽厥惟有自茲特加封爲宜人其輅吉昌
永綏福履 恩命初臨未獲遽去而母以戊戌十一
月初三日先卒于家距生弘治丁未七月初四日得
年五十二不肖哀驚奔計旣歸先以巳亥季冬扶柩
權厝金泉山麓戊午十二月甲寅葬于荆子山之南
嗚呼痛哉母性貞亮懷丈夫志論事悟大體厚施薄
望子弟有不當意援經傳痛曉之自起嚴憚之心卒
之日大小盡哀所撫惟汝楠娶臧氏今封宜人以不
肖無所建立媿母慈教母旣沒而復無聞于後惡可
爲子謹書事畧狀乞垂憫賜撰一言以光幽藏世世
荷戢臨狀哽咽不知所言

沈宜人行狀 代家君作

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某之子汝楠以南刑部署郎

中滿歲上其事功令牒司封爲之請其生母沈氏之封先是汝楠爲行人右司副歷刑部員外郎皆得封以封其嫡母陳氏故至今始請 制曰古者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生母有鞠育之勞此人臣之私不可以不體者朕豈忘之哉爾沈氏乃郎中蔡汝楠之生母代嫡主家事夫教子克有光顯被於寵章茲特封爾爲宜人象服是膺欽承無斁宜人拜封之明年以病卒於家初宜人之歸於我時某方在陳某蓋少貧贅於陳氏陳宜人爲我拮据於內者幾十年而某亦漸以易名家得以經授諸生稍稍能自殖矣乃

苦嗣子未立陳宜人日夜念之因聘於沈而置以副已時正德八年也又二年與陳宜人謀歸於蔡曰雖無先人之廬然有故丘在如之何久於陳以乙亥正月去陳結廬於前山之下以居居凡十月而汝楠生時締業初合又幸有子獨陳宜人乃以拮据勞甚致心腹疾率一歲之間半在牀蓐閨內之事麈肉酒漿織紉浣濯其他纖細生計賴沈宜人爲之左截右補若彌縫敝衣然能不貽陳宜人憂陳宜人得沈代甚驩而汝楠自孩抱至束髮未嘗離陳宜人衣裾每撫之雖病懷色然笑也且以有子自喜故陳宜人忘其

病累綿延得生者二十餘年沈宜人亦善處母位幾
微不見於色後汝楠繼某有薦名又登進士兩母皆
得列於賢書人曰陳宜人可謂無子而有子沈宜人
不自多其有子而母道益光也汝楠官行人時奉使
齊楚便道拜慶而有嚴程某適上銓赴都汝楠眷戀
陳宜人之側以羈一官行當報命父子俱客京師
無以視養為恨沈宜人以身任之既而陳宜人病益
劇沈宜人侍湯藥出百計但求延活陳宜人自所蓄
貯以及衣纓之屬可以致醫治劑者脫去畧盡陳宜
人病竟不起沈送其死哭泣之哀衾歛之備某之所

以禮內子汝楠之所以當大事者沈宜人於茲
而伐之矣陳宜人既喪而沈攝主母其勤勞不替於
曩時日子雖貴分從夫也故從我於延平者三年歸
則主其家家人久而益宜之汝楠出守歸德令其挈
家以往而自留以奉我汝楠赴歸德之五月而宜人
病腹疾篤遂卒卒之先一日出裳衣謂侍女曰周身
之具吾有舊浣之衣纓金文綺慎屏勿用嫌與陳宜
人並何以事之於地下喪葬之儀悉降陳宜人一等
嗚呼士處歸妹之下體者恒不足於幽人之貞及其
被寵章履盈滿則不期而驕侈生焉曾謂宜人乃能

柔慎意常歉如約而能勞貴而不泰至死不迷懼其
 僭禮豈不可謂難哉某惟後世撰述大家大都祖尚
 奇異喜談者附之則流傳不泯至於關雎述夫人侍
 幸闈內宴處之德春秋紀穆伯夫人男女効績之勞
 則闕然無聞豈知里巷婦女有係世風大家所闕然
 者或古人之所不遺者乎某謹按禮大夫室人攝主
 母為之主其喪練祥以下使其子主之已為制服如
 禮汝楠自歸德奔還後以其喪屬汝楠與其妻封宜
 人臧氏主焉及宜人葬有期為之次其行事冀大
 人君子哀汝楠之志嘉宜人之行賜銘詩以昭經誼

則不唯仁及死喪所以紀世風補闕畧者蓋亦弘矣
 宜人生於弘治壬子至卒之日享年五十四某年月
 日葬於某山之麓謹狀

明從仕郎廣東布政使司都事北野呂公行
 狀

公呂姓諱坤字克厚杭州仁和之唐棲里人其先世
 扈宋蹕而南家於永康蓋徙宅唐棲之始宅負野而
 面市公寓與在野故以北野自號焉曾祖松菴公敏
 祖尚本公臯父一素公塘母徐氏一素公生二子公
 居長而仲為需公負姿穎敏卓犖有志趣仲喜異張

甚而公以伯兄率之意確如也方習童子課句讀畢
卽諳大義及爲舉子業迺能於舉業中掇大義落筆
輒數千言邵康僖公罷翰林出督學方爲士宗而獨
以非凡器奇公結爲忘年友弱冠遊庠督學才之未
幾授廩食每校藝輒占高等嘉靖戊子萬公潮以督
學至聯羣學高等拔其尤雋者課之萬松書院陽明
夫子爲書院記喻士於兵書院以輔學校卽精兵簡
之辭營蓋殊選也而公在選中叅藩吳公廷翰舊以
文學高第發身徵士於杭以爲其子國寶師國寶時
亦負奇氣因吳公器公特甚徵而館之國寶心悅而

受業焉後國寶盡得公學以顯而公顧屢試鄉闈不
第然不盡委之數愈益發憤下帷揚意經籍旁求經
濟之術思不負萬公養士之舉其於書傳子史百家
之言附離而通貫之至於典故風俗金革米鹽如蘇
湖所課者亦靡不折衷羣疑主持獨見以期有裨於
世用間與先生掌故老於世事者揚摧文史究論時
務娓娓抽繹未始不傾聽而稱嘆也至甲午仍下第
人謂公不二三年且以貢入春官公獨以南北二雍
多四方豪傑之士可以更相淬勵寧以應例爲嫌遂
應例遊北雍而大司成呂公柟方擁臯比以訓德義

少司成童公承敘復開西廂以譚藝事非游雍無因見二公公欣然卒業果以道藝爲二先生嘉重然兩試亦竟不第也公始嘆曰已焉哉命也命也遂歸隱北野草堂爲古文辭詩歌直摠衷臆將有所寄而徜徉以老於野復不自已著四書臆見六卷易經講意四卷北野日錄若干卷藏家塾以俟知己會遭一素公暨徐孺人兩喪悲號積疚因中風痿喪禮旣畢疾亦漸瘳庚戌謁銓授從仕郎廣東布政司都事非公好故交親不以賀公而公亦竟不赴也聊憑化遷終返吾廬公蓋逝之云甲寅避地省城公雅謂與諸大

夫共遊湖山自足爲適居二年痿疾復作遂卒時爲丙辰十二月六日距生弘治己未八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郁氏娶側室陳氏顧氏子二長金次銑女二長適舉人沈佩次適庠生鄧述曾孫男一維源孫女二子奉公柩以某年月日葬於暉山之原公器業閔肆然尚耿介峻崖檢每議事卽有勢弗忍阿私儕輩輒叱之而議畢則容遇之如初性至孝事一素如一素所以事尚本者色養品嘗無不備至建父塋祠卽爲世世相依之計夫婦資淑相敬不爽惟仲喜異公每以率弟之道抹正之或至相違人有欲

自矢堂
卷十四
陷之狂言者公聞而亟白之法官以兄白之故得減
死論其仲得不死覆用德公人咸諒公善彌事故而
兄弟竟式諧好友人有託孤者公憐世交爲之婚而
嗣世公素所存蓄然也其訓厥子毋黷爾祖家法惟
勤吾以身教不喜紈綺不事嬉翫爾曹効之於乎豈
不爲善士哉汝楠每惟公嘗受易於先大夫夷軒先
生欲以先大夫之學行於其鄉如不及也諷其媼家
延先大夫師事之沈君僑邵君享夫沈君佩輩及門
受易俱爲名士繇公之推崇師學淑其親友使流瀆
派衍而師說不孤公善之心可與沾沾自快者道哉

先大夫每言唐栖先輩康僖公而後有沈方溪方溪
而後有北野今公逝矣沈君僑報曰吾鄉復少一善
人矣可勝嘆耶汝楠從先大夫游唐棲最稔而習公
之行事尤詳謹緝懿跡銓次其狀因見通家兄弟之
誼當世名家銘公之墓幸以汝楠爲可信而采錄焉

自知堂

卷十四

三十四

